

四書寶

鑑

公孫丑

十一
孟子



新刊坡象分章句解四書寶鑑孟子卷之十一

莆田寒松 陳文珙 編集

公孫丑章句上

章旨

公孫丑問全大賢於門人妄擬以伯
佐而陋之因詳示其王齊之易也

節解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夫子設若

齊而得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許猶期也言管仲晏子功業赫然於齊可以復期行

於今發明

且夫時入戰國崇尚伯功管宴之功除炙人口故

其問於孟子曰夫子抱道於身居則曰不吾知也

使或當路於齊操有為之柄而擅能為之術則管仲晏子之功能以

心而運其謀以身而當其盛敢以之主意

管仲宴子之句且虛說勿露君伯君

而自許者乎此丑望孟子之淺者也

破夫子當一條門人於

意不以孟子不能為二子之功也

知師者也



節鮮孟子曰子誠齊人也孟子遂斥之言丑也知管仲宴子

而已矣所知者但知齊之有管仲宴發明故孟子斥之曰子

誠齊人也蓋所貴乎君子者以其能自後於流俗也今子局

於所處而扭於所見惟知有管仲宴子而已矣自二子之外

有光明後席高出其上而下視卑汚者皆所處而帶所見也

而破子誠齊一節大賢於門人斥其局所處而帶所見也

節鮮或問乎魯曰魯西魯子之系又引吾子與子路孰賢

先人魯子之所敬畏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或人又問魯西

果誰優乎魯西絕然不悅曰魯西之怒色忽爾何魯比子於

管仲魯猶則也爾何則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管仲得遇桓

父二則曰仲父政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專齊國之政四功

烈如彼其卑也所成之功烈止於伯者爾何魯比子於是

爾何則以我比此人也發明且是言宴也仲尼之徒也無

曰吾聞聖人之門有子路焉吾子與子路孰賢魯西以或人

路之在當時也卒造升堂才堪治賦有聞義即行之勇有車

乎先子敢取其所畏者而當之耶或人又問曰子路不可及

矣吾聞桓公之相有管仲焉吾子與管仲孰賢魯西以或人

夫管仲之在當時也得君如彼其專外矣二政也則有可為

之勢矣行乎國政如彼其久四十餘年矣則有可為之時矣

顧乃功烈如彼其半視摸挾隘不能致主於王道也則無益

世之勲矣子雖不才其自處不敢主意吾先子所畏之講只

后於常人爾何則此予於管仲哉或問乎一節大賢述前賢

者是止於伯也是字指管仲言破或問乎詞無非貴王賤伯

有在矣吾先子與止管仲時人於或人之疑有不敢當有不

胥為者。管仲得三句前賢卻伯佐
必定其時勢可為而事功不逮也

節解曰管仲魯西之所不為也孟子言規魯西之言如此而

子為我頭之乎我與魯西同一趨向也公曰管仲以其君霸

公孫丑又言管仲相桓公而霸乎天下晏子以其君顯晏子輔景公以管仲實

子之猶不足為與尚不足為之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孟子

齊而為王者於天下如反掌發明西之所不為也則我於魯

而我一學術也同源流也亦同一趨向也魯西有所不為

而我亦有所不為而子乃為我頭之乎子為我頭則是添一

物於人性之上離心迹於曠世之遙豈知聖賢傳心之要法

哉公孫丑曰夫子薄管晏之不為蓋未知管晏之功也夫管

仲以其君伯尊周攘夷之烈熱得而競諸晏子以其君顯與

發補助之政可傳諸后世是管仲晏子之奇勲偉續天下所

亡而震焉皆也在夫子猶不足為與然則夫子將何所為抑

以何者為所當為實田之所未前也孟子曰為治有大規

而拘之小就者皆吾道之棄也故以今日之齊使我當路於

此所以振長策而御宇內履至尊而齊六合猶反手之易也

君伯若顯而子為我頭句不可抑魯西只是言彼不為

何足道哉主意而我亦不為也顯字應上許字看君伯就榮

言君顯就名言以齊王猶反手句亦且虛看王字對上君伯

君顯形容齊字內包有下文時勢意及手內包有下行仁政意

俱未可破管仲魯二句大賢援伯功為前賢之所卻斥門人

露出破管仲魯二句大賢援伯功為前賢之所卻斥門人

之功深有亡於大賢也以齊王一句大賢運大化而無難

以見伯功之不足事也子誠齊三合大賢因門人之妄擬

四書

卷之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周禮

卷之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久於其道也。有德則易，以異道。又則易化，成然在當時。但汝
 墳遵化而巳。漢廣歸心而巳。傳之猶未橫於四海也。及武王
 周公繼之，勝殷過劉，掃天下而清明之制。禮作樂治，天下而
 化中之然。后不單稱德而文命四敷，文王之德未治者至是
 收其成矣。夫以文王亦不足法與聖如文王，亦可止矣。而
 管晏不足為文王，亦不足法與聖如文王，亦可止矣。而
 善不足法此丑主意。文王之德就教化及人，上言勿破。若
 門人擬大賢易王之言，必接前聖難王之迹，以說得廣破。若
 以文王止大行門人，卒聖化不能自成而待人，以成見致王
 者，必世而后仁。武王周二句，門人言王

節解曰：文王何可當也？孟子言文王以時勢之難也。由湯至

於武丁。由成湯創業之時。賢聖之君六七作。其間有太甲太

聖之君相繼而天下歸殷久矣。下民心矣。又則難變也。既久

而時難變其武丁朝諸侯有天下。至武丁奮伐前楚諸猶運

之掌也。殆猶運掌紂之去武丁未久也。紂雖無道，去武丁中

其故家遺俗。其故家之舊臣流風善政。其流風之所

猶有存者。故家遺俗有存於下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

箕子、膠鬲皆賢人也。而又有微子微仲上于比干相與輔相

之助。相與輔佐而故久而後失之也。人心雖久而後失之矣。天

地莫非其有也。當斯時也，雖尺地一民莫非其臣也。雖為商

家之盛，如此。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然而文王尚方百里之

此是以難也。夫得勢之難，此所以終其身於西發明德。孟子曰：

文王也。可以無及也。後有作者亦難乎。其為繼矣。何可當耶？

其所以致王之難者，有由然矣。誠以成天下之會者，存乎時

一天下之幾者，存乎勢。以文王之時，言之商自成湯之聖，敬

日略作於前，固難乎。其為后矣。至武丁之恭默思道，述於后

又難乎。其為前矣。中間賢聖之君美而彰盛，而傳者六七繼

其戴商之舊則難。將有離畔之心，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矣。

而有天下猶運掌之甚易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在天下之故家遺俗在上之流風善政猶幸存而未泯所以騶屬天下者皆於是乎在矣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天下之俊傑所以承弼厥辟者皆有賴於若人也夫惟先世之治化猶未泯當時之贊化又得人是以紂雖不道亦惟有歷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此文王時之難也如此以文王之勢言之肇域彼四海尺也莫非商之有也奄九有之師一民莫非商之臣也而文王之驟厥生者地方百里也此文王勢之難也如此夫惟其時之難勢之難主意文王何可當言其是以致王之難也若其德何可當哉主意德不可及與上不尺法相照應由湯至後失之也是時之難尺地三句是勢之易是以離也總管上時勢來難變者言民自難舍商也言武丁者足以破故焉。由湯至止久矣大賢即有商世德之相承而人心之未戴也。由湯二句歷世少而明君多大賢述有商之盛也。聖賢之二句明王迭具於商故民心戴商猶矣。天下歸二句大賢言人心之於商戴之固而不可離也。又則一句惟人心之戴商也素故人心之從周也難。武丁朝二句大賢述商君中興之易所以明周王致王之難也。其故家三句大賢揭前代餘休之遠王以表至聖與王之難也。其故家止相之餘賢留而賢才輔商之季也。又有微子止歷隔大賢歷季商室之有人者著商運之無已也。

聖賢人二句乘命世之才而協匡世之忠焉。尺地廣三句合天下之大而統於一此有商之勢也。

節鮮齊人有言曰又引齊人雖有智慧不如乘時雖有智慧不若因其勢而雖有滋基不如待時雖有治田之器不若待為之乃濟其事雖有滋基不如待時雖有治田之器不若待

今時則易然也言今日正亂極則治之時王化發明由北文難之則致王誠有資於時勢者矣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無其勢則無其勢則知慧無所施矣雖有滋基不如待時亦以今日勢之易而可乘時之易不必待焉耳主意今時勢時字不同破齊人有一條齊論深取于時勢故大賢引以諸時勢之論也。

節鮮夏后殷周之盛此言其勢之易也如地未有過千里者也王畿不過千里之廣而齊有其地矣而齊已有鷄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雞犬之聲彼此相聞而而齊有其民矣而齊之民地

乎四境雞犬之聲彼此相聞而而齊有其民矣而齊之民地

不改辟矣土地不待改辟而有三千里之民不改聚矣人民不待改聚而有三千里之民行仁

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乘如此之勢以發政施仁而致三發明

今自其勢之易言之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

齊有其地矣雞鳴大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地矣夫

則不必招納亡叛而民亦既庶且多矣乘此之勢而有德施

惠以王道而不病於難合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其孰能禦之

哉王意夏后二句正言其易也破夏后殷一條大賢其言齊

治也夏后殷三句大賢本隆古王幾或有制而齊地之辟如

以驗其民之衆齊勢然也也不改二句大賢言齊衆可為

之勢以見不難於致王也行仁政二句脩德以致治則其

過矣勢莫節鮮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此言時之易也且

此時之疏非若殷之賢聖繼作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則

困苦於暴虐之中莫此時之為甚非若殷之流風善政猶有存者飢者易為食如飢者欲食

食之牛而渴者易為飲如渴者欲飲之急不待其飲之美

易為食也發明自其時之易言之王者之不作七百餘年未有疏於此

如此則與商之賢為繼作紂之猶有善政者異矣乘此之時

而發政施仁則民心之天與仁俱融歸仁之機應時而起如

飢者之易為食渴者之主意且王者四句是時飢者二句破

易為飲於王向有哉主意言其是也此二句還作喻說破

飢者易二句大賢明正政之行為其易以其時使然也夏后殷二句大賢齊勢之易於王者所以望時君也

節鮮孔子曰德之流行又引孔子之言德而流行於天下速於

置郵而傳命朝廷公文之行馬通曰置步通曰郵皆所以傳

彼應不行而至不疾而發明夫以時勢之易如此况德又速

過者化所存者神繫其行也莫或使之也繫其通也莫或禦

之也雖執異命以風天下有若置郵之捷者而德之行猶或

用也神也觀夫子此言則知仁政之易行而乘時勢之兩便

故可以不以主意孔子節與上闕七說勿露時勢字德之流行
勞而王矣空說速字在流行下一層不可以速字以流
行破德之流二句大賢引言德神天下之感見王齊之易也
內破夏后殷周二合大賢詳言時勢易而德行速必引言
以無

節鮮當今之時言時之萬乘之國言勢之行仁政民之悅之

猶鮮倒懸也乘此時勢之易施行仁民之政民之故事半古

之人功必倍之所以施政也不必深仁厚澤相率惟此時為

然惟今日之時發明當今之時之易也萬乘之國勢之易

而然而莫知其所以然矣是故所施之事半於古人經營締

造之業無事於百年繼世之久而所獲之功必倍於古人德

澤洋溢之盛自底於無遠不屆之休是非今之人有過於古

也蓋英雄有用武之地而倍天事業又值機會之可成此我

之所所以以管晏不足為也哉主意當今之時以時言萬乘

兼時破當今之未節大賢言當時之易於成功者以所選之

勢言破易耳○故事半二句大賢較言今之致王者大異於

古要亦本時勢論之也章旨公孫丑問全大賢發答門人不動

節鮮○公孫丑曰夫子加齊之卿相以齊國卿相之爵得

行道焉得以行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則以王不足怪矣女

此則動心否乎其任大責重如此則有恐孟子曰否孟子言

我四十不動心我年至四十道明而無所疑或德發明公孫

於孟子曰天下之事惟而行之存乎人化而成之存乎變夫

相之位何天之攬道大行也雖由此小則以伯大則以王亦

所優為無足怪矣夫以王伯之榮任大責重天下所望而發

為者也不知夫子以震天下者震於已亦有所恐懼疑惑而

動其心否乎孟子曰否當大任而動其心則天下之事去矣

君子
德

四

之動主意任大責重勿平責重本於任大來道明屬疑或德也破其天子加一條天資因門人例以恒情而稽其素以示之可大而失其力之可能否。夫子加二合大資

節鮮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孟賁齊人力能生拔牛角

不動心則夫子之勇敢曰是不難。孟子言當大任而不

先我不動心。告子雖未知道乃能先曰不動心有道乎。丑言

心果有道曰有。孟子言有道也。心若有所主則上無適

主而不發明。公孫丑曰當大任而不動心莫有難者。皆心有

動心也。夫子制一物者其用微心。雖萬夫者天下不能磨其

勇矣。孟子曰子以不動心為難。然亦未之難矣。以子能未

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不動心者固不可。固以易而輕

不難。不可望以為難。而震之公孫丑曰天子固以不動心為

天下無難處之事。一旦臨小利害。震懼無措。戚戚然無以自

存。是皆心無定主者。累之也。惟各隨其見之所及而持循之

則中。有主而萬化之機軸已定。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口

得以奪其胸中而挫主意。若是則夫子過孟賁。即是精粗前

之心。於是乎不動矣。主意精故孟子亦以淺答之。不動心有

道。言非問孟子也。有字虛應。上有道皮。若是則一條天資

暗註中心有主二句。是落一層意思。破因門人難已之不

動心。而遂有以啟之也。不動心。前門人究不動心之有道。大資以有要告之也。

節鮮北宮黝之養勇也。昔北宮姓黝名也。不虜撓。不以肌膚被

不目逃。不以目被人刺。是以一毫挫於人。若達之於市朝。其

若以毫末之事。挫辱於人。不勝愧耻。不受於褐。寬博不肯受

寬博人之。亦不受於萬乘之君。乘人之。至貴者。視刺萬乘

之君若刺褐夫。視刺萬乘之君如無嚴諸侯。言諸侯皆無

惡聲至必反之。凡有惡聲之加於我。我則必以惡聲而反之。

而不動。發明。當聞此宮黝之養勇也。層層不為人所撓。必護身

心者也。發明。當聞此宮黝之養勇也。層層不為人所撓。必護身

以一亭於人辱過市朝之捷而在所必報不受挫於傷其
傳之賤亦不受挫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蝼犬而
不見有可畏之諸侯故但惡聲至必反之况青受其
挫乎此物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主意不
捷二句是言庸庸不為人所刺而捷目不為人所刺而逃非庸
被刺而亦不捷目被刺而亦不避也無嚴諸侯打轉萬乘之
君言惡聲至破此宮三合大資兩率心有主而能不動者以
亦就諸侯言破見其有道也。不受於裼二句隨其人而無
所屈勇上之
不動心也

節解孟施舍之養勇也舍以孟施舍言之日視不勝猶勝也

之自言曰與人或攻或戰雖不勝量敵而後進君量其敵之
也而猶有敢敵之心無所畏也

戰慮勝而後會慮其必勝是畏三軍者也三軍之衆者也

舍豈能為必勝哉我舍豈能負無入能無懼而已矣

而己發明又聞孟施舍之養勇也其自言曰此戰雖不勝其
矣後會弗勝弗會也則是無勇而畏三軍雖勝猶不勝也舍豈
能為必勝哉亦曰林之而不驚怪之而愈不動耳此舍豈力

戰之士以無懼為破人之懼因有以少已之無懼也。舍豈
能二句非有克敵之史惟
無怯敵之心時人之勇也

節解子夏舍似曾子舍與曾子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舍專
北宮黝似子夏一人與子夏同非傳同然論其氣象黝務
夫二

子之勇未知其孰賢夫黝舍二子之勇然而孟施舍之守約也

然論其所守則舍之發明試此類而觀之孟施舍與曾子雖
守已為得其要也

已所以守所以求者雖不同要之同一已而已舍子及求諸
有似曾子乎北宮黝與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子夏
信聖人所以誠所以信者雖不同要之同一人而已黝之氣
象不有似子夏乎夫二子之勇均出於血氣固未知其孰賢
然論其所守則以力服人者或可得而制而志之在已者不
可得而奪在人者有難必之勢在已者有可恃之常舍此於
其要乎

主意不備是我不能破孟施舍似一節論二子之勇
其要乎舍二句太賢論二子
之勇而氣象則各有所似也

會
系
諸

會
系
諸

會
系
諸

會
系
諸

會
系
諸

會
系
諸

會
系
諸

節鮮者曾子謂子襄曰曾子襄曾子弟子子好勇乎吾子果

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我嘗聞大勇之自反而不縮言自

是曲在我矣雖褊寬博吾不慄焉亦不得而驚恐之也自

反而縮是曲在己而理直雖千萬人吾往矣雖人有千萬之

豈肯怯發明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蓋天下惟道理

其敵哉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蓋天下惟道理

最大而強與力不與馬故自反之下非其道也非其義也

褊寬博無兼人之勇吾亦不以其賤而恐懼之蓋理直而氣

不伸也苟自反之下如其道也如其義也則雖千萬人有莫

當之衆吾亦往而敵之蓋理直而氣自壯也理直而氣壯此

正所謂大勇也乃吾破音者曾一節大賢迷前賢之言勇亦

子之所當好者也破主於理而已矣自反而五句隨理

曲直而為氣屈伸者前賢之勇也自反而不

二句惟內省之有咳則攝于人者當于其賤也

節鮮子襄舍之守氣捨之守氣象雖似曾子然又不如曾子之

守約也又不若曾子之反身循發明今以曾子所謂大勇者

然舍以無懼為主者也其於理也精矣其為守也理矣守而曰氣

以自反為主者也其於理也精矣其為守也理矣守而曰氣

焉必有遺乎理氣而遺理則其心之不動者強也強則有所

能不自有以運乎氣理以運氣則其心之不動者順也順則

不可禦固不動於氣之所加而亦不動於氣之所不加然則

孟子不動心

猶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
 可也。其不夫志氣之帥也。
夫人之志一身皆聽其
 也。而氣則充滿於人之身而聽
夫志至焉氣次焉夫志者心
 也。命於志則為氣之卒徒者也。
夫志至焉氣次焉夫志者心
 而心之所之者不能行也。故氣而
夫志至焉氣次焉夫志者心
 不可。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所以人當持守其志不可暴亂其氣
 當也。命也。發明公孫丑曰舍與曾子之
不動心固聞命矣敢問
 於志也。發明夫子與告子之不動心
可得聞與孟子曰知告
 子之不動心蓋亦觀其言乎。告子曰
人之於言可所不待也
 苟因言而求諸心則心為之擾矣。故
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
 心有所不安也。苟因心而求於氣則
心為之役矣故不必更
 求其助於氣此告子所以固守其心而
不動之速也然以予
 觀之。心之與氣本未攸分也。彼謂不
得於心內外相待也彼謂不得
 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言之與心
內外相待也彼謂不得
 於言勿求於心者則既失於外而遂
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
 若論其極不可者固不可而可者亦
未必不可也蓋志也者
 心之所之而自神不己身之所主而
旁行不流性天地之帥
 而命夫其氣者也。氣也者形以載之
而充實揚休神以發之

而順正行義體天地之塞而充乎其
身者也以此視之歎之
 不盈方寸而實立天下之大本使夫
氣之不衰者志焉尔矣
 其至極矣乎。驗之初無形聲而實
行天下之大道使夫志之
 有為者氣焉。爾矣。其即次矣。乎。夫
志而曰至故志固不可不
 持必也。貞一以存誠主靜以立極則
直內之功盡而足以上
 氣者在是矣。夫氣而曰次則氣亦不
可不養必也湛一不虧
 其本攻取不從其欲則方外之理得而
足以補志者在是矣
 此則內外本末交相培養相濟也。而
不累於相病也。相成也
 而不病于相離也。心於是不動。主意
夫志以下二節雖以志
 矣。告子之言得無有累於斯乎。主意
氣並倫但語意須抑揚
 重氣上形容蓋因告子因養而論之也。
也持其志虛講破吾子
 無暴其氣。即下又必有事三句也。但
未可用出耳。破吾子
 其氣大賢誦時人不動心之言必斷以
已意而論其極焉。曰止
 不得於心二句。大賢述時人不動心之
言惟不能裕乎內則
 未助於外也。不得於心六句。大賢即
時人之言而斷其
 可否者以見學之異也。不得於心止
氣可大賢於時人制
 心之論自其節而姑取之也。不得於
言止不可大賢即
 時人外心之論而因以斷其失也。夫
志氣止其氣論志氣
 之在人無所重則無所養也。夫志氣
二句大賢必言其志
 氣之相須所以開時人之謬也。夫志
氣止次焉大賢言志
 均而功高要其成焉。夫志至二句。大
賢論志氣之皆重以

見人不可不重也。○子孟施舍二句大賢答所問而
 而言已不重心之原因所問而示已不動心之畧
 節鮮既曰志至焉氣次焉丑不明直以次為可緩故又問
 也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又言持其志必無曰志壹

則動氣孟子言志之所向極其專氣壹則動志也然氣之所

志亦反為則氣固從之而動矣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蹶頭顛也如人跌倒然趨

使然而反動其心矣倉卒之氣出於不虞而心亦反為之動發明

公孫丑不得志至氣次之故又問曰夫子既曰志至氣次則

氣輕志重專持其志可矣又曰持其志而無暴其氣何

也孟子曰吾謂志至而氣次者非謂氣次於志而獨可以不

養也乃謂即次於志而不可以緩之者也蓋志主乎氣者也

苟趨向既專而堅確之不後則志之一矣志一則志之所至

氣即隨之而周旋不舍統於志者而自聽命乎志矣是志由中

率外固天下之常分志一不有以動氣乎然氣輔乎志者也

或形奪於秀而攻取之其力則氣之矣氣一則氣逐於外

志亦隨之而主宰不啻命乎氣者乃有時而命於氣矣是因

外蕩中而易其有常之分氣一不有以動志乎今天人之跌

弗視也謂之蹶步弗循執謂之趨是氣也而寂然不動之心

亦為之驚悸而不安矣此氣一動志之驗也此所以既持其

志而又無暴其氣也此告子不得皮氣壹則止其心論志氣

於心勿求於氣所以為不可也列有交勝之機而必指其

勝志之一驗也志壹則二句大賢指氣一之所以動一者以

足以相奪也今夫蹶三句大賢指氣一之所以動一者以

見氣之不可不養也不得於心合下一大賢斷時言

節鮮敢問夫子惡乎長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

曰我知言孟子言我盡心知性而於天下之言無不究極其

善言勿求於心義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告子曰不得於

浩然是不知言也我善養浩然之氣我善養吾盛大流行之氣告

不善養氣也夫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

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所以當

大任而不發明公孫丑曰夫子之不動心固異於告子矣敢

動心也問其所以異者有何所長而能然孟子告子

知言

養氣

之氣

氣則守之固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
當大任而不動心也此其所以異於告子也
虛講下破我知言二句大賢自表其
文詳之破所長異乎時人所學而已

節鮮敢問何謂浩然之氣丑問浩然之曰難言也孟子言浩

心所獨得而無形無聲之發明公孫丑曰人之得於天其氣

可驗始難以言語形容也夫子獨曰浩然之氣則固有異於人矣敢問其何謂即

以口耳之粗而求心得之學以聞見之末而探志言之理者

也孟子曰天下之理有易言者有不易言者乃若浩然之氣

乃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急辭不足以盡也緩辭不足以

休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焉天下得意不可名也不得

名不可象也默而成之存乎德行焉耳其難言矣乎破問

何一節門人以言求夫氣大賢所以難言之也難言止

至天節鮮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且以浩然之氣言之其為氣也充

至大矣不可屈撓也可謂至剛矣以直養而無害順其本然

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則吾之得於天者不失其正

養之而不作則塞於天地之間則吾之得於天者不失其正

為以害之則塞於天地之間則吾之得於天者不失其正

充塞與天地發明今夫浩然之氣也至大初無限量可

而無間矣發明天下之大經也可以正天下之大本也至

剛不可屈撓王公遇之失其貴也賈育遇之失其勇也是蓋

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自夫人不知

所養而始與天地不相似矣誠能自反常直以養之而無事

作為以害之則既不失吾剛大之體而自將充塞於覆載之

充塞與天地發明今夫浩然之氣也至大初無限量可

而無間矣發明天下之大經也可以正天下之大本也至

剛不可屈撓王公遇之失其貴也賈育遇之失其勇也是蓋

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自夫人不知

所養而始與天地不相似矣誠能自反常直以養之而無事

作為以害之則既不失吾剛大之體而自將充塞於覆載之

間豈非肖天地主意直養無害句亦不可講如下文集義非

而不離也與主意直養無害句亦不可講如下文集義非

是造然塞乎天地破其為氣止之間大賢論氣本浩然善養

即至大至剛也破則復可矣其為氣二句大賢於浩然

之氣而有以狀其本體焉以直養二句

氣之得於善養者斯有以復其本然矣

節鮮其為氣也配義與道人能養成此至大至剛之氣則其

勇決而無所疑俱配是合而有無是餒也餒飢乏而氣不充

助之意義是指一事所處而言無是餒也餒飢乏而氣不充

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則其體有所不充則未免

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豈非餒乎蓋浩然之氣養成了自無

餒時惟養之不成自然疑發明然是氣也有以養成之焉則

恨一時充一時即餒也發明氣因道義而發憤道義因氣

而贊成惟克果斷至要有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

矣不亦有配於道義矣乎若無此氣則所為雖或合於道義

然必紛焉而無定見類焉而無定力氣不率志始主意其為氣

將導道而行半途而廢矣不亦歎然而餒者乎破其為氣止餒矣

其為氣也亦不同此養成此氣須用此句下破大賢論氣之充

節鮮是集義所生者直是以無所愧作而浩然之氣自發

生於中非義襲而取之也襲揜取也非是偶行一事之氣自發

慊於心則餒矣快足於心見事必疑必懼而氣不充矣

故曰告子未嘗知義我所以言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集義以生浩發明夫氣之養成也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

然之氣也於外而剛大之正主於中足以塞天地而無外矣足以配道

而夫心之慊與不慊由於義之集與不集如此則義根於心

為外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大氣

反意行有不慊破是集義節論養氣由於集義而必斥

句正言其然也破時人外之焉是集四句大賢原氣由

善養而充必指失養之弊以明之焉是集義一句大賢積

言氣之所由充所以示養氣之始事也是集二句大賢臣

氣之由充可以自得而不可以強制也行有不二句所行

有惡於志則浩然之氣索矣告子未二句時人味天義之

所從來則事義之功榮矣其為氣也止之也大賢詳言氣

為當養必言所以善養之由於理也

也與上

也與上

也與上

也與上

也與上

也與上

也與上

也與上

也與上

也與上

也與上

也與上

也與上

也與上

也與上

也與上

也與上

也與上

也與上

長之害無要如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宋人曾自
 宋國之人焉苗之不長盛而拔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宋人曾自
 之也以揠其長者芒芒然歸芒芒無知之貌言謂其人曰其
 家人也與言今日病矣我今日予助苗長矣我已助苗其子
 趨而往視之以其子疾走苗則稿矣稿而皆枯天下之不助苗
 長者寡矣即此宋人之事則天下之人不以為無益而舍之
 者不耘苗者也以養氣為無益舍之而不助之者揠苗者也
 助氣之長者正猶非徒無益於氣而發明故養氣者但當以集義為事而勿預
 農夫揠苗者也又反害乎氣也發明期其效蓋義我理乃培氣之源青效乃
 為孝之微大故寧盡其當為之功毋寧冀其苟得之幸如是氣
 自充矣苟或未充則集義之功未至當勿忘其所有事而
 不可不為以助其長蓋寧當求其極至天直不可不以人為故
 寧以集義之故為已病伍寧以義衰之故為已憂此集義養
 氣之節度也然人皆知忘之為有害而不知正助為有害慎
 無若宋人然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以已力而代

天工也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
 而往視之苗則稿矣宋人助苗之不勝其害如此而天下之
 以集義為正助之習相望於特不如宋人之助苗長者寡矣彼
 者也雖無擴充之執猶未虧生息之本矣若憂集義無益助
 而長之者猶揠苗之農愛之太殷憂之太勤者也非徒擴充
 之無望而又賊害之不勝矣助長之害何如耶是知忘之固
 不可助長也不可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我之
 所謂善養浩然之氣者蓋如此如告子主意有事勿忘一件
 不能集義云云不善養而又害之也主意有事勿忘一件
 勿正勿助一件事正是義襲也無若宋人以下是專言助長
 之弊也天下之不助苗長句是借苗言氣以為無益四句上
 句皆就氣言下句皆作譬說或以下句破示養氣之節度因
 皆作借言亦有理非徒二句還作氣言破示養氣之節度因
 言助之為害大也必有事四句大賢論養氣之節度惟循
 其道而不與以已焉今日病四句大賢即時人助物之長
 而反害之所以為養氣者戒也苗則稿矣二句論生物之
 害於助必壞養氣者多蹈其失也天下之二句大賢傷
 當時養氣之無人所著已之異於人也天下之止害之
 大賢嘆夫養氣助長者之多而必甚言其長之不可助也
 以為無益四句大賢論養氣必兩狀其人情之病焉以為
 無益止害之大賢况養氣重見自狀之病甚于自棄者也

四書章句

卷之十一

十四

心通

非徒無益而二句妄為有甚於不為所以著養氣之戒也。其為氣也配止長矣大賢形容氣之本體而及其效與功也。節鮮何謂知言謂之知言曰波辭知其所蔽孟言聞人

離聞其邪僻之辭則知遁辭知其所窮聞其逃遁之辭則知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也言之病既生於心則禮樂教化心之發

乎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行既發於政則大綱撥矣萬目之

復起必從吾言矣乎雖有聖人再生必以波辭離窮能害

公孫丑曰養氣之說固聞命矣敢問何謂知言孟子曰人之

有言皆本於心知言而不知其心未可謂知言也故辭之

者獨明而不見者獨昧也辭之濫者游言之相也則知其心

之所見之邪者匪言之言也則知其心之所見之非也辭之

心之所見之窮非故言亦入於非也辭之濫迷辭無歸也則知其

孰謂尚口之術而非由表之外哉然而心主乎政者也政

乎事者也其說淫邪道也生於其心則必害於其政綱以之

而不張矣蓋言不正政亦不正也發於其政則必害於其事

紀以之而不理矣蓋言不順則事不成也若是者雖百世之

下有聖人出焉一心足以明天下之事理一言足以定天下

之邪不過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亦以吾言為必可信不易通

論始曠百世而相感者矣是則因用而知體即始而見終我

之所謂知言者蓋如此彼生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

心云云主意設詞四句是內外知內下是因始知終波淫邪

於心蓋因心有所蔽陷離窮故破人之知言在因用以知體

也必從言言承生心四句說破人之知言在因用以知體

而為害必然矣。波辭知四句大賢之知言亦惟因言而得

其心也。牛於其心四句禍天下之道者起於心而已矣。聖人復二句決之後聖而不惑者根心之害必矣。以為無

合下一節大賢於門人必示以

養氣之弊而及夫所以知言焉

節鮮寧我子貢善為說辭丑問古之宰我子貢居

顏淵善為德行冉牛之與閔子顏

孔子兼之而孔子則兼而

有之既有德行 曰我於詞命則不能也 然猶自謙曰我於

則夫子既聖矣乎 而今夫子自謂能知言養氣是謙言語德行

發明 我子貢善為說辭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由牛聞子貢

之猶曰我於詞命則不能是言足以經世猶不敢自以為是

也今夫子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亦無言語德行而

有之於則夫子一心中渾渾乎其為聖人豈不優入聖域

矣主意 善言德行是有破 宰我子全大賢屢答門人之問

意焉。宰我子一盜門人迷言聖人所以聖而疑大賢之為

聖也。宰我子止能也群賢各一其能聖人幸之而弗居也

謙之詞以擬大賢造聖人之地也 節解曰惡是何言也 孟子緩為驚歎之亂語我

於孔子曰 昔者子貢問 夫子聖矣乎 吾大子無所不周無

子曰聖則吾不能豈吾之所能哉 我學不倦而教不倦也

但我孝聖人之道而無厭足之心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也

聖道教人而無倦怠之意憤固啓也憤亦發也我之所能者

如子貢曰學不厭智也 智之所以自明 教不倦 仁也 倦者

仁足以及物 仁且智 夫子既聖矣 既有仁又有智則夫

不居是何言也 夫聖之名孔子不肯當之在我豈敢以此

發明 孟子不敢當丑之言乃致驚嘆之詞曰夫子聖矣乎

吾於性焉安焉之聖非曰能之也但曰聖而卒於已也則樂

者子貢曰夫子聖不自居而曰我學不倦而教不倦天人不

辨於孝而於不厭之惟夫子之孝不厭也豈徒孝乎哉

神也知化也明物察倫也其所自明者至矣夫是謂智

也人不知化也明物察倫也其所自明者至矣夫是謂智

乎哉時雨化也成德達材也答問也其所以及物者普矣夫

是之謂仁也仁且智夫子尚容以聖辭哉蓋內外無至存乎

性全也道而至此謂之至道德而至此謂之至德孰謂至道

至德而非至人矣乎夫子既聖矣夫孔子處聖之地而猶不

居聖之名子乃以我為既聖則擬人非以其倫是何言也

主意 仁且智且破 惡是何一節 大資拒門人 過折嶺因求至

聖人之所任 孟謙賢者之所疑 孟決 我李而二句 作至之

者即聖人之所疑 而著其所為 聖也 李人獻止 聖矣 資

聖人之自任 而必表其為 全德焉 仁且智二句 賢者推

人為聖 必指其體用 成能以敬之也 夫聖止子也 大資於

門人既辭其所擬 因列言而示其志焉 然則夫止同道大

非皆有所不安也 節解昔者竊聞之 丑又言我昔 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

一體 三子李聖人之道 皆有聖 冉有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

三子則具聖人之體 所得尚淺也 冉有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

全體但未廣大耳 敢問所安 於此數子 欲向所安乎 曰姑舍

是 孟子言且舍此 發明公孫丑曰 夫子固不敢處 既聖矣 然

子張皆有聖人之體 偏而未備也 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

入之全體 夫而未化也 數子者 所造之故 不同要皆聖門

之傑然者也 今雖不及見 矣然文諸子之風 若此 其未遠也

近數子之居 若此 其其也 尚友之祭 夫子將安居乎 孟子曰

取人固欲恕而立志也 不可以不高受人固宜虛而有持也

不可不厚故我雖切尚友之思 猶惡為道之盡 其於數子

姑舍置 破音者竊一條 門人即聖學而未齊者 而擬大賢之

之焉 於聖人者焉 敢問所二句 門人 探其師之所處 大賢以辭之焉

節解 曰伯夷伊尹何如 且又問比伯夷曰 不同道 孟子言我

不同 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 非可事之君不事 治則進 亂

則退 遇世治則進而為 伯夷也 此是伯夷 何事非君何使

非民 所事者即君 治亦進 亂亦進 五就湯治世亦進也 伊尹

也 此是伊尹 可以仕則仕 為魯司寇 可以止則止 而女繁

止則可以久 則父 邦可久 則父也 可以速則速 去齊而接浙

孔子也 此是孔子 皆古聖人也 吾未能有行焉 此三人各造

聖人也 其清與任與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乃我之所願則

孟子 頭子 孔子

四書

發明 公孫丑又曰數子所至夫子既不欲以之而自處矣然

則可以處我與夷尹亦百世之師也夫子又何擇焉孟子曰道同

使必道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也何則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

則退非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也此則伯夷之道也何事非君

亂亦進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此則伊尹之道也何事非

不則仕上答之不敢以疑為晉之進也此則伊尹之道也何事非

如伯夷任如伊尹時如孔子行無俟於勉強而教可淑乎將

來道若不同而同一古之聖人也我也以此則孔子之道也夫清

何有於任又有於時此心雖切於尚友而躬行多愧於前

阻亦不容於泛奪而不專乃若企慕而為中心之好仰止以

求師資之益伯夷非不可也吾恐遺乎憂世之志伊尹非不

可也吾恐累乎樂天之誠故步亦步趨亦趨者其惟孔子之

仕止久速變易從道者乎夫然則吾之道即孔子之道與夷

尹之道亦奚處哉 **主意** 道不同道是孟子言已與夷尹不同

同則吾亦奚處哉 **主意** 道不同道是孟子言已與夷尹不同

止久速變易從道者乎夫然則吾之道即孔子之道與夷

尹之道亦奚處哉 **主意** 道不同道是孟子言已與夷尹不同

惟其時而已矣。晉古聖三句大資於三聖謙其所難為示

其所欲為也。吾未能三句大資尊群聖而有所擇其自持

之意厚矣。乃所願一句大資立志惟以聖之時自期也。

晉者竊止同道大資於門人疑以

辭資而詞之辨以二聖而異之

節鮮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 且因孟子皆古聖人之言

之聖伊尹之聖即孔子之

聖果若是齊等而無別乎

曰否 孟子言三聖非

自有生民以

來未有孔子也 自從有生

民以來至於今日未有如

發明

丑曰伯夷伊尹於孔子夫

子以為皆聖人也然果然

是班乎

孟子曰否蓋自生民以來

聖之皇者有之聖之帝者

有之聖

教化無穹与天地參而四

時同也夫豈夷尹所可得

而班哉

主意 自有生民二句之就

破 伯夷伊尹一節大資因

時人疑

焉。自有生二句大資以聖

人特異於古者以見非二

子可

有所尊

節鮮曰然則有同與丑又問孔子與二人既不曰有孟子言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使其得百里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皆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若使其行一不

皆不為也皆不為也是則同此三人之所同發明丑曰

孔子既非夷尹所可班然均謂之聖人則亦有同與孟子曰

其得百里之地而為于大君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始於家

非明允之盛有如此使行一不義而非自中之率殺一不辜而

不為也角夷亦不為也伊尹亦不為也其心之正有如此夫

惟在於此也其主意行一不義二句是論理如此根本即日

破然則有即入資因門人質三聖之同必示以同而詳其

富天下也是則同著三聖無異道下其大者見之也自

節鮮曰敢問其所以異丑又問孔子之所以異曰宰我子貢

有若智足以知聖人孟子言三子皆孔子之徒其污不至阿

其所好假使其汚下而先知人之明誠小不至發明公孫丑

伊尹於孔子固同矣敢問其所以異孟子曰宰我子貢有

若之三子者知識高明離其聖也而夫子之道皆足以知之

蓋有得於觀之久而自洞見乎聖德之精矣假使知識汗下

唯掩天下之公論也則主意就孔子言不可從汗不至向正

其言以見破宰我子止所好大資即三子

節解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孟子述宰我之言以賢於堯舜

遠矣過於唐堯虞舜甚遠矣蓋堯舜之事功發明三子之言

曰功業如堯可以止矣功業如舜可以無議矣孰不以古今

大聖非夫子所可及也以予觀之則不然蓋堯舜之功固莫

類者耶但聖人則踐形無歎盡性無累雖生乎群類之中而實高出乎群類之上雖處乎群萃之內而實特超乎群萃之表蓋近德等夷而鮮有其儔矣夫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自生民以來間以聖稱者不寡也未有如孔子通古今於一息集群聖之大成后天地而不知其所以始先天地而知其所以終乃聖人之至者也不為尤盛矣乎夫以三子之言觀之堯舜百王群聖尚不足以及夫子孟子所享之驗知言豈得若是班哉然則孟子雖未至於願季孔子者則又所以立其功而收其驗也然則孔子亦泛就道德事功言也豈惟至亦類主意未未有盛於孔子亦泛就道德事功言也豈惟至亦類以物起聖人也類以稟賦而言萃以會聚破豈惟民一節資而言矣皆是類也玩亦類也向可見之破者明聖人為人之至而物起以聖尊其師焉麒麟之五句物起之至者亦物類乎人聖之出乎其外資者論群聖之為至人而衆後聖我曰三合大資歷萃群賢所推之言以見大聖之德成也

節解○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而借仁義之名以為功齊桓晉文伯者

之事也霸必有大國欲為霸者必有大有大以德行仁者王我

政者殷湯用文王之德功也文王不待大天下豈待國之大哉

湯以七十里商湯以德行仁政文王以百里仁政以百里

而王皆不發明且夫世入戰國爭移於自徒見夫伯之足以

待大也恃土甲兵之力量而不知王道之大故孟子乃嚴王伯

之辨曰恃土甲兵之力量而不知王道之大故孟子乃嚴王伯

伯必有大國苟非大國則無力之可恃而仁亦不可得而假

矣以不忍人之行不忍人之政者謂之王王者不待大國

故湯之南征北伐而九圍是式者但以七十里起文王之伐

家哉黎而大畏小懷者但以主意師救民說破論王伯之心

有誠為而必實諸王者事焉○以德行四節解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于服人者非人之心服也力不

力不

力不

力不

力不

力不

力不

無意于服人而人自心
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化其誠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又引詩以明之

亦異蓋伯者以力假仁而人服之
發明夫王伯之心所感

哉蓋以士則大也以兵則強也
以義則天子之冊也

之中致之者無心而服之者以德也
孔子情深於義重之中功歸

於孝得之之心堅於困苦之餘
孔子非有力以使之服七十

無思不服者即此中心悅而誠服
之謂也人心之誠為火異

主意以力服人者即上以力假仁中事以德服人句亦然服

專就患難論破而有所以焉
以論王民有字

惠德者所以關伯也

章句孟子曰全大資論榮辱惟人

節鮮孟子曰仁則榮孟子勉當時諸侯而言行仁政以愛民

樂焉不仁則辱若以虛民為心而不可謂仁矣為之民者莫不尊之親

為君者惡乎羞辱而樂于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不仁以虐民則辱不能免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下之地温發明
此孟子勉當時之意也夫榮辱無門惟人所

可免也發明
召仁則榮也不仁則辱也是功之成非成於

成之自蓋必有所由成過之作不作於作之日其必有所由

雖欲無温主意
見於事者言即下明政刑等是也榮即下大

國必破仁則榮
一則論理欲有榮辱

節鮮如惡之如有惡之心
莫如貴德而尊士美若貴重其賢者在

位使貧而有德者布列度位
能者在職使能而有才者或在

之國家間暇當國家無
及其時明其政刑乘此之時脩明其

小何者當奉而奉之刑之或輕或重何者當省而省之如此雖大國必畏之矣雖強大之

於我矣所謂仁發明去不知惡辱則亦已矣如惡之則莫如則榮者如此

故必貴德而尊士秉衷尚德而耽虎視之折即下士而隆

刑不張國乃成亡又必及國家間暇之時而與資者能者明

其政焉度我成也明其刑焉度我夫然則德之所

掩組之中有以折衝千里之外雖大國必畏之矣何禁如之

主意明政刑無貧破如惡之一節大賢進惡辱者以強仁之

有為而圖所以善治焉強仁之事也資者在五

節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又引詩以明之及天未陰雨之時

也徹彼桑土綢繆牖戶鳥於此時取桑根之上漚綿補其

今此下民或敢侮予而今在下之人或有敢欺侮孔子曰為

此詩者其知道乎孟子述孔子讀此詩而贊美之能治其國

家有民社者若能制治於未亂保誰敢侮之可以杜小人

陵暴之非誰收侮之哉發明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

此以上仁則榮之事發明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

侮予孔子讀詩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治國之道乎大人

君能及時而治其國家徵資接能未亂而謹復聖之憂明刑

脩政未濟而慎衣袂之戒則資能足以壯國威政刑足以張國

國紀災害不生也禍亂不作也誰敢侮之乎由詩及孔子之

言現之則吾所謂及是時明其政主意知道是知治國之道道

刑雖大國必畏之者詎不信夫主意也且虛下句正見之

能政刑入講破之國家問四句當可為之時而有為雖進服能

詩者之有見以自脩而人服也能治其二句大資接聖人

勉人制治之詞所以明強仁之事也國家止侮之大資論

詩詞聖言以徵之也而

節解今國家間暇無事之事及是時般樂怠傲乘其閒暇縱而

而怠慢也是榮是自求禍也是自己以求殃禍也此發明今

於不仁之事是自求禍也是自己以求殃禍也此發明今

之為君者國家間暇可以有為之時也及是時般樂怠傲而

陷淫即上資出既无奢庸之階政刑又无脩齊之術吾知縱

欲成災咎其國家是自
已求禍也何辱如之

節鮮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禍福皆由已之所致詩云求言

配命又引文王之詩言人之常言配自求多福其必何天之

是多福自求之也可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又引太甲

禍之無不自已求之也若自作其禍則無可自免

以孽禍之來我能自作孽不可活也可見禍之無不自已

來之此之謂也詩書所云如此正所謂禍發明夫辱則為禍

仁榮則為禍由於已之強仁是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而由

人乎哉詩云求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

作孽不可活其此禍福自已求之謂與然則好榮而惡辱者

庸可不知所以志仁耶意孟氏警世之言雖切而戰國之君

庸固念聞焉毋必乎主意求字訓作破禍福無止謂也論榮

辱之不能免也耶取字也破辱皆由於自取必兩

引言以明之也

章句上五節只是泛論行王政有其應破論王政之行各有

馬行節鮮孟子曰尊賢使能孟子言人之能者使之俊傑在位若

德出衆之後俊傑皆使之以在位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則天下之

願觀光於發明此孟子勉當時行王政之意矣夫先王以一

上國矣發明身而理天下之大必以仁政而一天下之趨

內而在朝有士而仕者御之不以道則蒙濼開之而解林矣

故於資能隆其尊使俊傑列其位則勸世之道彰所以齊

走天下士者有其具由是負資能而以俊傑自待者皆主意

願立於其朝而利乾旋之見矣其待士之應有如此

尊資二句相帶說俊傑即資能破尊資使五合王政兼奉人

也願立於朝等句還是未然破心類應大資之勉當時也

○尊資一條人君崇賓士之禮士樂於其用賓也

節鮮市墨而不征都邑之市如逐未者多則賦其市地之法

而不墨如逐未者少但治之以市官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

藏於其市矣願即貨於國都矣

節鮮關議而不征道路之關但議案異言異則天下之旅皆

悅而願出於其路矣願則天下之行旅皆喜發明此市所以聚

之得失而商之向背以之故或抑以壓而不征其貨或治以

法而不賦其墨則待商有道而招徠之本立此天下之商皆

願藏于市而便鑿鑿之交矣開所以嚴出入之防政之利害

而旅之去留關焉故察非常以待暴客馳征以柔遠人則

待旅有道而感召之機速比天下之旅皆願出于主意

途而樂即次之安矣其待商與旅之應有如此

音破其抑之也節論待商之法度

節鮮耕者助而不稅耕田之人但使出力以助則天下之農

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則天下之農夫皆喜悅墨無夫里之

布夫所受之地也但賦其墨者如今之市井居民納店錢則

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則天下之民皆喜發明之內

有農而耕者九之法廢則農之心離故於助耕之餘而入

家之人不復稅焉則特農有道而凡天下之農其心同也皆

願耕於其野而樂小人之依矣市宅之民以商為業者加賦

之法行則民之心離故於賦墨之外而夫里之布不復征焉

則待民有道而比天下之民其心同也皆懷服如主意夫字

歸願受一墨而為氓矣其特農與民之應有如此

布墨無夫里之布王者待而它之民而罰無濫及矣

節鮮信能行此五者上數章勉時君施仁政而各有其應此

信能行此五者之政則隣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則隣國之民慕其仁

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也既仰之如父母則鄰民皆子弟自生

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自生民以來至於今日如此則無敵

於天下如此則征伐一率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無敵

於天下如此則征伐一率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無敵

於天下如此則征伐一率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無敵

於天下如此則征伐一率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無敵

於天下如此則征伐一率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無敵

於天下如此則征伐一率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無敵

於天下如此則征伐一率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無敵

於天下如此則征伐一率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無敵

於天下如此則征伐一率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無敵

於天下如此則征伐一率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無敵

於天下如此則征伐一率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無敵

於天下如此則征伐一率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無敵

於天下如此則征伐一率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無敵

於天下如此則征伐一率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無敵

於天下如此則征伐一率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無敵

於天下如此則征伐一率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無敵

於天下如此則征伐一率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無敵

於天下如此則征伐一率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無敵

於天下如此則征伐一率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無敵

於天下如此則征伐一率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無敵

於天下如此則征伐一率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無敵

於天下如此則征伐一率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無敵

心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其事者矣如此則東征西怨南征北怨不戰而屈人矣矣天下誰與我為敵哉無敵於天下者乃奉行天吏也既為天吏則所謂天子為天下王者借曰四方不從欲以治者未之有也由此觀之信乎王道之可行也胡當時迂闊主意率其子弟就隣國之君率其民說齊是濟之莫為耶主意成之濟也如此二字只承率其民三句來破信能行一條大資勉時君之行仁可以得民而得天下矣章句孟子曰人全論心同於人而獨充於至必驗夫同而獨人以充之焉

節解○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言人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先王有不忍人之善

民之善政以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行不忍人之善

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則治天下之廣發明且夫時當戰國

聖天子言此蓋欲人擴充其良心也夫大塊一陶也賦予一性也全蘇天地固以生物為心生物執既全具之理是其滿腔澤天地此心之量觸死生拜河之景固未有形天地之形而不心天地之心者也是心也雖曰人所固有必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

之惟所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內聖之蘊

飛而為外王之業王道之行皆本之天德之推夫惟以不忍

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

海此心雖小庶政達之而有餘天下雖大此心推之無不準

不猶運諸掌主意首節人字句聖愚資不肖皆在也次

之無難乎節註中衆人字与此不同聖人全體此心

解先王句隨感而應解斯有不忍人之政句故其所行句解

治天下句先王意不重是率先王見人當擴充法先王也斯

字最重可運掌上不重治天下之易破死王有一節天資即

只言及天下之無難與保四海同意破聖人之心妙其用而

因推其利於用焉○先王有二句聖人仁於所蘊而自達於

所施焉○以不忍三句聖人推心以為治達之天下也裕如

也○人皆有止掌上大資論善心為人所同具而必指其全於聖人焉

節解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所以言人皆有不忍害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今有人忽然見皆有怵惕惻隱之

心皆有教焉恐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豈所以內求交

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豈所以要求仁者之非惡其

也豈於鄉黨朋友哉

人須心 子側 滄 隱之 心 誠 實 哉

而生乃智之端本於文理密察之發也蓋情見於外固所以效天下之動而性蘊於中實所以立天下之有不然而無感之天必滯而不神有感之際必壅而不流曷能有是哉

主意 端字指清言即惻隱羞惡情上非因四者之情而著破惻隱之二句大資即不忍之心二句大資於加天下之會者心自共有而微之也所謂人三合大資於人心之同必歷數其所必有而深原其所謂有也○無惻隱之二合大資於良心數其為人所必有而原諸性焉○非所以三合論情出於自然因惑在人之情而原於性也

節解人之有是四端也 此四端之猶其有四體也 生於人身

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 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 其自謂不能者 謂其君不能者 謂其君不能者 謂其君不能者

謂其君不能者 謂其君不能者 謂其君不能者 謂其君不能者 謂其君不能者

發明 夫人得天也之理以成性而有是四端也 猶得天地之亦未始有四端不具之人矣 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 謂其君不能者 謂其君不能者

是 不能謂其君不能者 謂其君不能者 謂其君不能者 謂其君不能者 謂其君不能者

主意 人之有是四端也 且空必有有意就四體句見之自矣 其所以自謂不能者 謂其君不能者 謂其君不能者

破 人之有是四端也 且空必有有意就四體句見之自矣 其所以自謂不能者 謂其君不能者 謂其君不能者

大賢 著生於心者切於身者也 有是四端四句會善端而自認誣君者為害甚矣 謂其君不能者 謂其君不能者

害其所不當害也 謂其君不能者 謂其君不能者 謂其君不能者 謂其君不能者 謂其君不能者

節解凡有四端於我者 大凡人皆有知皆擴而充之 我皆在

以推闡而充其本然之量 若火之始然 不可撲滅 泉之始

達 源泉初失其能自也 苟能充之 足以保四海 誠能即此而充之 則

無難保者 苟不能充之 不足以事父母 誠不能充之 雖近而

况遠者乎 發明 故凡有四端於我者 人皆由之 而不察者多矣 誠

其全也 因此以達於彼也 于以充滿其本然之量 則其日新

又新之機 自難已於感觸之際 若火之始然 動極而成 獲原

充能君子
四時
去於
寄註

之勢其之矣泉之恰達靜極而成是海之勢其之矣有達於
理者得不因其勢而利導之乎是故苟能充之則以一心觀
萬心其心同也以一理觀萬理其理同也包含編履足以
屬其民而八荒皆在我闡矣不保四海乎苟不充之則心有
不大理有不盡情義乖離無以慈屬其親不能用孝養厥父
母矣而况四海乎是則不患良心之不生而憂良心之不繼
其可無乎哉 **主意** 凡有四端節以則隱等貴知皆擲而充
也若火二句只是狀上意苟破勢而有四一節大賢示致曲之
能充之只搭上說來不必謹破勢而著其能石之味焉○凡
有四端四句善端在人而推極夫善端勢順而致大矣○若火
有四六句大賢言人知推極夫善端勢順而致大矣○若火
之二句大賢於善端之機必狀其日新之勢也
○苟能充之二句能盡其性者可以治天下矣
章旨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孟子言仁心人皆有
造甲者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函
之堅則忍傷人巫匠亦然然也巫者為人禱神利人之生如造甲者
欲其堅厚不
聖則忍傷人巫匠亦然然也巫者為人禱神利人之生如造甲者

矢者然也可見巫人與函人 **故術不可不慎也** 所以人之學
為仁匠人與矢人為不仁 **發明** 此孟子勉當時為仁之意也夫側隱之
非其心不仁也 **發明** 此孟子勉當時為仁之意也夫側隱之
術之不仁也 **發明** 此孟子勉當時為仁之意也夫側隱之
人哉然矢人惟恐其矢之不利而不傷人函人惟恐其甲之
不堅而至於傷人則矢人之心實不仁於函人矣巫匠亦然
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則匠者
之心實不仁於巫者矣夫始之所以同者心也終之所以異
者術也故術不可不慎寧為函人無為矢人也寧為 **主意**
巫人無為匠人也於此不慎幾何而不為仁之害也 **主意**
之心二句只說本然之心說二惟恐字指為術之 **破** 矢人豈
心說故術不可不慎句勿泛只扼實就上文說 **破** 首節論
術有害於仁者而夫人所宜擇焉○矢人豈三句大賢原制
器者其心同而不同于心之用也○巫匠亦然放於利而行
者亦變其
天於術焉

節解 孔子曰里仁為美 孟子引孔子之言人之俗為美擇不處仁擇
而不居焉 **得智** 見失其是非之本 **夫仁天之尊爵也** 孟子釋
於是焉 **得智** 見失其是非之本 **夫仁天之尊爵也** 孟子釋
仁便有義禮智天之賦於人而人得之 **人之安宅也** 仁之在
最先而兼管乎四者故曰天之尊爵 **人之安宅也** 仁之在

而居焉 **得智** 見失其是非之本 **夫仁天之尊爵也** 孟子釋
於是焉 **得智** 見失其是非之本 **夫仁天之尊爵也** 孟子釋
仁便有義禮智天之賦於人而人得之 **人之安宅也** 仁之在
最先而兼管乎四者故曰天之尊爵 **人之安宅也** 仁之在

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欲之危人當莫之禦而不仁然無人

自為是不智也莫自已不知所發明夫曲藝之擇術尚不可

自處乎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由孔子之言觀

之則仁也者得之於天也合四端而為之首總萬善而為之

網天下之爵莫有尊於此矣見之於人也有天理自然之安

無人欲陷溺之危天下之宅莫有安於此矣夫以人道之大

如此是故君子貴自強也苟莫之禦而不自為則主意不處

失其是非之本心而擇術昧矣豈非不智之甚乎主意不處

仁與語上不同彼重擇破見人當自處以仁而不可棄焉

里上此重釋仁自處意破見人當自處以仁而不可棄焉

夫仁三句大賢於仁道必指天人之分而狀其大焉莫之

禦而不三句大賢論自遠於仁者不得為知欲人之知所擇

也處節解不仁不智由不仁所無禮無義由不智則不知人役也

人心所具之理俱喪則不足人役而耻為役羞耻之為人所

道也豈非為人所役使也足人役而耻為役羞耻之為人所

役由乃人而耻為弓羞耻為弓者矢人而耻為矢也造箭者而

箭音可發明禮夫制心以義制事矣夫然則曰流於汚下而為

免乎禮夫制心以義制事矣夫然則曰流於汚下而為

人役者非幸也宜也既為人役則安之可也而猶耻為人役

是猶弓人為弓乃其職也矢人為矢乃其業也不安其分而

耻其卑胡主意不仁不智承上文來耳不須另講人役也只

可得哉主意言其宜為人役未有難免意至下句方有之

由弓人二句是此其不能免也然耻為弓矢何哉蓋為破不

反其所為而為仁克己復禮于以統天下之善主敬行恕于
以立天下之表脩尊爵也宅安宅也則始為人役終焉為人
何耻之不可雪哉夫雪耻之道固莫如為仁矣然為仁之幾
則如射焉蓋射者於射必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
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則反求諸己而已曰吾之志容
不正與曰吾之體容不直與不中者我也人何志焉為人由
已而由人乎哉何以異於是故決其幾
主意 仁者如射只
而盡其功以雪其耻智者當知所從事矣
主意 虛講且勿露
反已由已意射者正已以下皆
破 志仁大賢所以勵世也
指射言至未方可補為仁意
破 志仁大賢所以勵世也
人役也至未大賢推不仁之可恥必勉其為仁而奮其幾焉
○仁者如射大賢即人之為仁有所似以示無俟於外之意
也○仁者如一條大賢擬仁
於射而明其幾之在我也

子路百世師

節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子路言子路勇於自
脩人若說他有過則
改之也
禹聞善言則拜 大禹聞人之有善
之誠也夫古之人有子路者其為人也勇於自脩人也劫已
之過或得聞於人則次然嘉納勇以脩風雷之益焉子路樂
善之誠有如此古之人有大禹者其為人也中於自田人也
故人之善或得聞於已則拜手稽首謙以受問伏之言焉大

論

禹樂善之誠有如此
破 子路人三合觀聖賢之取善有奸而樂而
誠有如此
心可知矣○禹聞善一句大賢表
聖人汲已而受善一馬心之誠也
節解 大舜有大焉
子路人告則喜善及於告者而已禹聞善
言則拜善及拜者而已大舜則大於禹與
子路二善與人同
舜之善無分
人者焉善與人同
人己而同之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已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已以從人人
有善則誠心樂以取之不待勉強也
發明 於是二者猶限
能超乎形迹之外舜之所為有大於此焉蓋善者天下之公
心也舜則善與人同固不見其有已也亦不見其有人也蓋
善與人同而渾然與之忘矣夫其同也而忘乎已之亦已
未善焉則無所係吝而舍已以從人舜之心未有不善也惟理
是親自不見其有已耳夫其同也而忘乎人之迹也人有善
焉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已人之善未加於舜也感通之妙
自有有所弗能遺耳
主意 已未善四句只一件事曰已未善
其善與人同如此
主意 者只是聖人不自滿足之意也
大舜有一條聖人之取善通天下為一身也
善與人三句聖人公天下之善惟其虛而已矣
節解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
舜耕於歷山陶于河濱漁於雷

帝之無非取於人者取善之心始終無發明然不獨一時為

之微以至於元涉元后之貴終身之經歷爾殊也求其好問

好察之實以及明日達聰之政終身之取善無間也是以時

而言耕稼一時也陶漁一時也為帝又一時也以此心而言耕

稼此心也陶漁此心也為帝亦此心也固未嘗負其能而不

屈於人亦未嘗負其位而不顧其破自耕稼陶漁二句聖人

下夫庸知於吾之有窮達者乎破內困而亨而樂善之心

無間

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取在人之所有而是與人為善者也

與助起他人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所以君子之發明然此

為善之心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善莫大於此發明非自

成已而已也蓋取人之善以成其身則入之心益以自勵是

進善之道雖在乎人而有相之道實存乎我夫其始通天下

聖善於一身其終也同天下於一德裕之至也公之極也君子之

善善孰大於是此舜之所以大於禹與子路也然則學者誠能

由子路而禹焉由禹而主意君子暗指舜言無涉此之間是

舜焉其進善能有窮乎主意言子路舜禹視人己無間也故

在人者二句總管舜禹子路二人如人告以過以善是任人

者有以裕於己也人因其喜而益以過告之因其拜而益以

善言告之是在己者有以及於人破取諸人一條大賢推聖

也舜一邊自然明白無容贅也破人取善之功而著其為

善之極也樂取諸止者也觀聖人之取善一窮達而俗人

章句孟子曰伯全大賢章句二子

節解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孟子言伯夷孤竹君之長

君而事之非非其友不交擇可交之友而交不立於惡人之

其君則不事非其友不交非其友則不交不立於惡人之

朝不與惡德之不與惡人言凡惡人不與惡人言如以朝衣

朝冠坐於塗炭也朝衣朝冠貴者之服也塗炭至惡之地也

貴服坐於塗炭也推惡惡之心又推廣其思與鄉人立與鄉

火之中而不安也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思與鄉人立與鄉

常立其冠不正均望然去之望然去之望然去之而不顧也若將浼焉

若鄉人之惡已也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不至有不受也

其惡惡之如此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不至有不受也

其惡惡之如此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不至有不受也

其惡惡之如此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不至有不受也

其惡惡之如此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不至有不受也

其惡惡之如此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不至有不受也

其惡惡之如此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不至有不受也

其惡惡之如此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不至有不受也

其惡惡之如此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不至有不受也

其惡惡之如此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不至有不受也

其惡惡之如此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不至有不受也

其惡惡之如此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不至有不受也

其惡惡之如此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不至有不受也

所以當時諸侯雖有卑詞以相召者亦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昏就已者是不受

就之為繫而切切於是也此伯夷之發明行而斷之也古之

人有伯夷者非可事之君不就賚襄之列非可交之友不為斷金之利不惟是耶亦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

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其心愧耻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夫以惡惡之心如此惟是心也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而非

戴弁之休休則望望而去若將其惡之免已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以禮為羅則亦拒之而不受也不受也者

豈其心之所願哉是伯夷嚴於惡主意不立惡人之朝二句惡不輕與人群所謂聖之清也

其辭命而至以下便是隘破伯夷非一節大賢歷叙古人也伯夷止免焉觀聖人嚴於惡之而不輕與人群則其清

可見矣聖人之清峻以自居者也聘者由其不昏於用世也

節解柳下惠不羞汚君抑下惠魯大夫名展禽居柳下盜不

卑小官不以微職之小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進為事汚片為

道在已之道必以其遺佚而不怨雖放棄而不用厄窮而不憊雖在困厄之中故曰爾為爾我為我我所以自言曰女為女佳

有袒裼裸裎於我側人雖露臂露身爾焉能免我哉汝安能

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孟子言所以由然自得與

顧吾所以處之者何如耳若必待如我而後與皆則天下無
 可去之地夫豈其心之所忍哉是柳下惠寬以處衆不輕與
 人絕所謂**主意**不恭但未可用出耳破柳下惠一節大賢於
 聖之和也**主意**不恭但未可用出耳破聖人必歷叙其和之
 極焉。進不隱二句聖人之仕不枉道以徇人也。爾為爾
 二句聖人欲大同於人而以其異者言之也。故由由一句
 聖人不處處衆之私
 不易守已之介也

節解子曰伯夷隘孟子言伯夷之行過於隘孤立於世而量
 不寬大使其非隘鄉人冠之不正不與立

可也何至於諸侯柳下惠不恭而行之行過於隘孤立於世而量
 善辭命而不受即柳下惠不恭而行之行過於隘孤立於世而量
 不失可也何至於援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隘與不恭各有
 而止之而止者耶所偏是以君子

不由其夷之清亦發明夫伯夷固為聖之清矣然清之過則
 不由其惠之知也發明為異物立已於峻而其流則為徇物輕
 規模狹隘矣柳下惠固為聖之和矣然和之流則為徇物輕
 世肆志而無所執持蓋狎侮不恭矣夫惟其清而有隘者存
 和而有不恭者存是故君子仰夷之風雖曰可以激之起儒

慕惠之風雖曰可以變溥張御然有清和即有其弊故李必
 求乎中正之歸其於夷之清惠之偏必至於隘和之偏必
 以然者蓋清非不美清之偏必至於隘和之偏必

至於不恭此其所以不可由也故**主意**非不由其隘與不恭
 曰不夷不惠聖賢居身之所珍也

破伯夷隘末節大賢斷二聖
 也破伯夷隘末節大賢斷二聖

公孫丑章句下

章句此為當時用兵者惟以天時地利為務而不知以得道
 得人心為本故發此論首節立兩柱下分解之末二節

蓋言人和為用兵破大賢第特動人和之
 者之所當貴也破優劣而必詳其實焉

節解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猶甲子為當時諸侯者言也天時
 某日為其日為相地利謂險阻城池之固地利不如人和

言用兵雖得吉日良時不如地利之為善也夫論得天下者當以得民心
 城池雖然堅固不如**發明**此孟子論得天下者當以得民心
 得人心之和為善也

人和皆其不可缺者也但求其彼善於此者則天時不如地利
 利地利不如人和是人和為上地利次之天時又次之用人
 者不可不知所當**主意**首天時二句空講下文詳之時日支干
 重而重之乎

觀之險阻只就城池說或以險阻破天時不如二句大賢即
 勝山川之形勝與城池平看亦可破用兵之可恃者而歸於

焉

節解三里之城三里之闕地以為七里之郭七里之闕地以為

者環而攻之而不勝四面攻圍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

矣夫用兵四面攻圍日久然而不勝者無然攻城不破而是天

時不知地利也郭完固之為美也發明何以見天時不知

城七里之郭襄地編小宜可以一鼓而陷之也然環四面而

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持之以歲月之久非無值天時之

善然而不勝者蓋天險不可恃也險不可踰彼雖有乘勝遠

闢之能而揚險要擊雖有強者亦無所用矣是天時之足以

收不知地利主意其言其至小者

節解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城非無百尺之高兵革非不

堅利也采粟非不多也兵革非是不堅利委而去之百姓委

之是也利不如人和也是地利難險不如人心之和也言不

發明何以見地利不如人和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而實

乃積乃倉也以之制敵宜乎全取勝矣然為吾民者無尊君

親上之義有乘時起寡之心隨風而靡者有之籍寇兵而資

盜糧者亦有之人心離而大事去彼且柰之何破城民四句

哉是地利之足以守不如人和之足與共守也破城民四句

國者不任乎有形之險而在乎無形之險也破城民四句

大賢論人君之圖治不在於形勢之末也破城民四句

德者斯得衆矣多助之二句大

賢論人和之極而天下歸心也

節解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所以曰域限其民不在固國

得道

不以山谿之險堅固其國不在乎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威

多助

天下之心不在乎兵得道者多助為君者好惡舉措順乎

必多

失道者寡助苟失乎為君之寡助之至親戚叛之人

寡助

而至於極焉雖親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人之多助而至

威亦

離叛之况疎者乎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人之多助而至

之

大將順於我發明猶可越也畫野為限猶可踰也固國不

矣况

親者乎發明猶可越也畫野為限猶可踰也固國不

朝見王亦我之願不幸疾與行會不能造朝雖欲見王不可得也是蓋行道之志既察於召見之餘而重道之心默寓於片言之主意按將朝王欲行其道也辭疾不去者破朝孟子將下矣大賢將見君因其托疾以召而亦托疾以詞也

節鮮明日出吊於東郭氏富辭疾之明日出吊於東郭氏大夫之家以表其非疾公孫

丑曰昔者辭以疾今日吊丑言昨日以病見辭齊王之吊我或者

不可乎恐或人疑之曰昔者疾今日愈知之何不吊孟子言

不應召乎疾也今日發明然又恐王以已為真疾故明日以既愈如之何不吊哉發明於東郭氏蓋欲王聞之使知其非疾而自悟其失也公孫丑疑而問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昔者辭以疾今日吊庸言無稽不足取信於人矣

或者不可乎此見孔雖學孟子而不知孟子者也故孟子但曰言以時行與事期昔者疾今日愈知之何不吊是孟子亦未嘗以本主意出使王知其非疾也托疾以辭君召出亦意告丑也主意以警君心上是義之盡下是仁之至

破音者辭三句門人病大賢辭疾出吊之非不知其心者矣

節鮮王使人問疾醫來齊王因使者告孟子之疾乃遣使往以視孟仲子對曰時孟子出吊去了不在家從死昔者有王

命有米薪之憂不能造朝昨日有君命來召偶有米薪之憂今病小愈趨造於朝今日之病小瘳疾我不識能至否乎我

知能到使數人要於路曰仲子乃覓使數人請必無歸而造

於朝請孟子勿歸造齊王發明王以孟子為真疾於是使人

見於平時虛禮輒加於一旦不知孟子之疾非人所能問而庸醫矜劑益以重吾道之膏肓也孟子乃知孟子所以出

甲之意乃推詞以對曰昔者有王命之召天子道有米薪之憂不能造朝者非夫子意也勢也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欲乘

藉疾之困以謝方命之咎然以元氣勿復不識能至否乎又使數人要於路曰君不可數也言不可安也請必無歸而造

於主意王使人二句破請必三句門人欲實已之意也

節鮮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孟子因仲子之止於此無計

孟

子

家伯焉蓋景丑齊大夫也 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必以此意而達之齊王

大倫也 景子曰言以在家而論之則有父子之義父子主恩君臣主敬

臣王敬 父與子天合者也則主乎恩愛丑見王之敬子未見君與臣人合者也則主乎恭敬

所以敬王也 我丑見有之常致敬於子不曰惡是何言也 孟子曰吾子曾有不敬之心也

曩息曰女謂我不敬 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 告君以仁義王此言是何言也

敬言 豈以仁義為不美也 豈以仁義為不好而不告哉 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

則人之不敬君 我非堯舜之道 所行之道 不敢以陳於王 此其大者也

前不敢開陳以告 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所以齊人無如我君為堯舜之君也

故不待已而之 景丑氏宿焉 今日假官也 心即前日出甲之故也 景子不知而責之曰天下之大成二命也 義也內則父子無一而非命也

外則君臣無一而非我也 蓋人之大倫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 父子以天合而所主者恩君臣以人合而所主者敬

夫既以敬一不負其位一不負其能各盡其道固其所也 今也折節尊崇丑見王之敬子也而 曠倨傲未見子之所以敬王也

自重得矣 如大倫何 孟子乃致嘆息之詞曰惡子謂我之不敬王者是何言也 彼齊人無以仁義為足與信仁義也

云尔內萌鄙君之心外則棄君於惡則不敬莫大於是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是逆上必以先王之典而責難於君謂之恭也

視彼齊人承順之志有餘而正林之方不足執主意 不得已句非為使人要故也 須與上有如我之敬王哉

主意 出弟東即同意皆使知其非疾也父子二句意重下句且見王之敬子泛就平日言勿專以問疾醫來入講

疾中入仁義不妨破條大賢賢於時君不能因其不悟而有以明之也

不得已句大見王止王也 大賢要見責於齊臣必示以有非之恭而及自重之故焉

內則父子三句大賢宰家國之大分以著人道之大經也

父子主二句齊臣兩揭大倫之所重者飲以諷大賢也

齊人無止乎是 大賢於齊人之不以道事必原其情而斷之焉

我非堯三句大賢表已敬君之大而因著齊人之慢君也

我非堯二句以帝待其君者非帝道不言也

節解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景子言王是如此我謂子之不

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禮記有云父召其子即

其臣即趨君命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過前日固將有朝

來召而遂中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宜與君命召不俟駕之

止以不性正為此耳發明景子曰我以子之不敬王者非不敬仁義與

不敬王者君命召不俟駕而行蓋君親非抗禮之人奔走非容悅之具

今子固將朝王聞王命而遂不果是以君為可慢而輕之宜

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惟與禮不相似故謂子之不敬王也

不敬王也景丑此言蓋不知賓師不與臣同也重重

不俟破君命召四句時君引事君之禮而

駕上破者大賢之知齊所以明其不敬也

節解曰豈謂是與孟子言豈可謂我不應召而為不敬王

和蓋以我無可召之理而王不可召耳曾

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又引曾子之言晉國楚國士

其富我以吾仁彼所富者金玉之多富而不可及矣彼以

為富居我天下之廣居焉彼以其爵我以

吾義彼所貴者爵位也我則以吾何慙乎哉我何有所愧而

義為貴行天下之大道焉夫豈不台於義而

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曾子肯言之如此是或一道也是或

種道所天下有達尊三通乎天下之所爵一齒一德一位居

存也爵也爵為達尊之一焉黃者期順也齒為尊尊之朝廷莫

一焉飽乎仁義德也德為達尊之一焉此謂尊三朝廷莫

如齒任周黨則以齒為尊如九上者坐於八十輔世長民莫

如德輔佐斯世而施致君之術長養斯民而施澤民惡得有

其一以慢其二哉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爵發明故孟子

豈謂我之不敬王有悖於禮哉蓋以我不可召而王亦不可

召我耳曾子曰天下莫不有勢亦莫不有理勢也者吾固不

及乎人而理則吾固有不位於勢者在也誠以富今之言富

者以晉楚為稱首晉楚之富不可及也然彼以其富我以吾

仁蓋富者有餘充足之謂也既以充足之謂富則我之仁合

天下而兼有之天下孰有至富於是乎彼以其爵我以吾義

蓋爵者至尊無並之謂也。既以無並之謂爵，則我之義合天下之利而裁制之天下，孰有尊爵於是乎？夫然則在我非不足在彼，非有餘吾何憚乎哉？自今觀之，無稽之言不聽，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誠以言雖大而非誇，是或一道也。蓋天下之達尊有三：為于大君，爵其一也；眉壽無害，齒其一也；載仁抱義，德其一也。在朝廷則堂高簾遠之分，殊金殿玉階之勢，隔其尊莫如爵也；在卿黨則杖屨享飽，爰之榮，頌白無負，戴之苦其尊莫如齒也；以至輔世長民，則經綸盡參贊之方，圖惟極化育之大，其尊莫如德也。夫三者之尊，既通乎天下之同，則三者之勢自不容有輕重之等。此固曾子所言之意，實我所以自處者也。今在我者，齒德俱尊而齊王主意，豈謂是但有爵耳，意得有其一以慢其二而召我為哉？主意，豈謂是我以吾仁我以吾義，須憑大全意講上只言富下又言富爵言，蓋上富中即是爵，意朝廷三句正是申上三達尊之實，非隨在致隆也。爵就君爵言以破，豈謂是一條大賢非齊臣不下有其一以一句例之自見破，從召之言必深明不從召之意也。彼以其止如德，大賢述前賢之言而推其有所重正以明已之不可召也。彼以其四句在人有所有而在已亦有所有，大賢述前聖之言也。吾何憚二句，大賢述前賢自足之言，而因斷其無所苟也。是或一二三句，大賢斷前賢立言之有理，而必推言以見之也。天下有止如德，大賢舉三尊之通於天下者，而悉數之，其自負之意微矣。天下有止

奢變奢

德二大賢揭言所達尊者，統於同而擅於獨也。朝廷一句，大賢歷言為達尊之實，以見前賢之言有在也。輔世二句，大賢必本於盛德，大賢自任之重也。惡得有二句，大賢言已之尊不可以爵加，所以曉齊也。節解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所以將大有作為而不肯輕召其臣，欲有謀焉則就之者之家而問焉，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使其尊德樂道有名不足與有為也。則非誠於好賢為可發明，大有為之君欲建非常之業也，必有其所不召之臣知矣。發明大有為之君欲建非常之業也，必有其所不召之臣，隆以不式之敬也。故臨大事決大疑而欲有謀焉，則造其虛而請之庸，知其分之分之尊卑於吾乎，所以然者非君之臣而臣之傲也。誠以屈於所當屈，以忘勢則昌，苟尊德樂道不如是焉，則上下交疎，豪傑解體而悔慢自賢之君，問與成厥功矣。豈足與主意，大有為之君且泛言且莫點破，故將大一條大有為哉？主意，王伯字尊德樂道就君說，破賢論明君有重臣而遇之重，必深言不可輕之意也。故將大一條人君有固大之志者，莫不有自重之士為之臣焉。節解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先從受學而尊之為師也。

後以為臣而故不勞而王所以不勞力而桓公之於管仲學

焉而後臣之齊桓公之待管仲也先從受學而尊之故不勞

而霸所以不勞力而成發明故湯之於伊尹先之以一極之

臣之故升而一舉繼禹舊服不勞而王業成矣桓公之於管

仲先之以治道之訪任之以相國之尊學焉而後臣之故矣

丘一會天下宗齊不勞而伯業成矣是湯主意伯者見其大

相有不召之臣故足以大有為也如此主意伯者見其大

有為意此王伯平看破故湯之一節大賢徵古人能重乎士

不徒重湯一邊破而皆克成大勳焉故將大正而王

大賢論人君尊賢而足以為治必言聖君尊賢而易於成

治故將大正論君之圖治在於尊賢而必徵諸古焉

節解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去不遠而君德之可否不

相上下無有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莫能相

能過之者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莫能相

有他哉良由好臣以受教於已而不肯聽發明方今天下

於臣也所以地醜德齊而不足以為有為也發明方今天下

則醒以德則齊其施為氣象莫能大過人者此無他蓋好臣

其所教在王所者皆舍所學以從我也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立作相者無有納晦以輔台德也夫如是則朝多佞位野有

遺賢無不召之臣矣無不召之臣此所以不足以成大有為

之治矣

節解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湯之待伊桓公

之至而不敢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者之徒

貴德

為賢

成業

耳尚且不可召而况聖門之徒以道事君於發明自今觀之

堯舜不為管仲者獨可召與此孟子自謂也發明湯之於伊

尹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皆不敢召矣夫尹與湯咸

有一德則不可召固其所也彼管仲者不知王道而行伯術

猶且假桓公之尊求先學之誠不敢召而發之而况夫具聖

賢大學之道志伊尹之所志薄管仲而不屑為者其可以召

而反管仲不如乎知我之不可召則聞王命而遂不果者豈

得為不敬乎是知上下士為難而上之所守乃以不自失

為貴夫何景丑不知徒以趨走承順為恭齊王不悟徒以崇

也主意且倘不可召重桓公不可召管仲破湯之於未節即

臣必甚言已非可召之臣也管仲且末二句大賢即伯臣

而明已不可召者所以曉大夫也故將大至末大賢詳人

君不可召賢而必明言時君之失焉

章旨陳臻問全大賢之辭受一義也故因夫惑者而明之焉

節解○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陳臻孟

問曰吾夫子前日在齊國也王以好金一百見餽魯不受而還之也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宋

王餽七十鎰之而不辭於薛餽五十鎰而受於薛國也王餽五十鎰

金受之而不辭於薛餽五十鎰而受於薛國也王餽五十鎰

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則今日之受非也則今日之受非也

為非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者為是則前日之不受

受於齊者為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夫子必居一不孟子曰皆是

也皆非也孟子言我之受金與不受金者發明陳臻問於孟子曰辭

大節觀之夫子不能無疑也夫子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

受於宋餽七十鎰云而受夫同餽也而辭受其焉否也

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受

非也辭受有友異之偏是非無兩立之理夫子必居一於此

而有不不是處耳孟子曰凡辭受也何常惟義之歸我之

辭固義也受亦義也斟酌於交際之間惟其是而已

居一於此重非一邊皆是非皆是義也破前日之四句門人

蓋皆適於義用是字上下三節正詳之破於大賢之辭受

以其意憶之也。夫子必三句門人疑夫取舍之亦大賢俱

以義而自信焉。皆是也君子所行無不同而其所處無不

當。皆是也至木觀大賢協

取舍之必一時措之宜也

節解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我當在宋之時行者必以贖人

送行之禮必有辭曰餽贖予何為不受

贖彼以禮來我必禮

受予何為當在薛也予有戒心

戒備不虞之心

辭曰聞戒

故為兵餽之予何為而不受

亦有名何為發明何以言之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者必

而不可哉

各矣死有其名則義所當受矣夫既有當受之義則我無可

欲之理何為而不受也當在薛也予方有戒心而狂備以

其致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既曰聞戒則與者非傷惠矣既

非傷惠則受之者非傷惠矣夫既無傷惠之餽則我有當受

之理何為主意故為句無之句破行者必以黜二句大賢言而不受哉主意就致辭說亦罷破宋君之餽不為非信而將

也文節解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戒心則未有所處也無處而

餽之是貨之也是以金而餽我矣焉有君子而可以貨

取之乎豈有君子餽義之人發明之事處亦無戒心之嚴則

未有利而動可以貨取焉有君子義以為質者而可以貨取

之乎是故寧固拒而蒙不恭之誦也母寧苟受而蒙不義之

名矣否則猶夫人耳矣足為君子此吾於齊之餽所以不

辭不為矯子焉可帶其迹而欲比而同之哉主意貨字要說

見我之辭也若於齊一條大賢即無故之獲有道者弗受也

亦義意破無處而四句人雖無故而納交君子不為利

也

節解○孟子之平陸孟子往於齊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

一日而三失伍謂平陸之大夫曰子之執戟之士則去之否

乎則殺之乎曰不待三大夫曰一失其伍即當發明此孟子

君臣亦的約自繙之義也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

戰之士一日而三失伍發於六步七步之法則去之否乎

大夫曰上以行伍為重也苟失伍雜坎則

節解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言子之失職猶軍之失伍孟子

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凶荒之策使年老者而羸瘦

者饑死於溝壑之中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

其失伍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何如哉發明孟子曰士之失伍去之固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

者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焉民之失所

政使然距心雖欲賑恤民主意子之失伍句就掘定詭再勿
隱其如不得以自專何哉主意子之失伍句就掘定詭再勿
多也破然則子止罪也夫於大賢
入警喻下凶年四句正是失

節解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孟子設喻言今有
牛羊而為其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則必為牛羊求牧芻之
以牧養之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則必為牛羊求牧芻之

也求牧與芻而不得既無牧地而可供則反諸其人乎抑亦
立而視其死與無則豈何待牛羊乎抑亦曰此則距心

之罪也大夫言此我距心發明不知有已之責故孟子又曉
之曰臣之受居之民德人之受人之牛羊也今有受人之牛

羊而為之牧之者處之不可以無他養之不可以無物則必
為之求牧與芻矣夫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而歸其故

物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無則豈何待牛羊乎抑亦曰此則距心
矣大夫曰我之不能以盡職為去留而致民之失所固難辭其責者

之罪誠無主意是言其不去則不得辭其責矣破今有受
所逃矣主意是言其不去則不得辭其責矣破今有受

而大賢設難以詰大夫
而大賢設難以詰大夫

節解他日見於王曰王而與有言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
焉知其有五人臣我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罪者惟孔距心

人而為王誦之言誦於齊王之前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齊
曰此皆是寡人失政發明他日孟子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

引憲惟孔距心而為王誦之其意欲以諷王也王乃自悟曰君
政使然罪固在朕躬矣於距心乎何尤夫孟子之言而齊之

君臣舉知其罪者天理之乍明也說而不辯從而破之為王誦
不改者人欲錮之也此齊之所以卒於齊也噫

大賢善於箴規而
大賢善於箴規而

時君勇於自責也
時君勇於自責也

章旨孟子謂全大賢激大夫盡職以去
章旨孟子謂全大賢激大夫盡職以去

節解○孟子謂紙鼂曰紙鼂齊大夫孟
節解○孟子謂紙鼂曰紙鼂齊大夫孟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

季言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

可退亦可隨我所在發明曰公都子以齊人之言告孟子孟子
綽綽然而有餘裕哉發明曰常人不能時變君子與世推移
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任職不行其術則不可業乎其官毅然
為不食之行有言責者主上不然其信則不可居乎其位確
然為見我之者若我之在齊無官守也無言責也樂則行之
而無所牽真則遠之而止無所尼進退之間有權存焉去就
之機在我而已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夫我與此處所居之
地不同故所蹈之德不同也然則齊人之議殆未知此者焉
事息官字三至員六泛講不必破曰吾聞未節大賢休言常職
可徇也我無官守二句大賢言在已職任惡拘而去就皆
志也則吾進退二句大賢自言去留之無拘者以見實師
臣同也

節解○孟子為卿於齊孟子為齊出弔於滕出行弔喪王使
蓋大夫主驩為輔行王驩為大夫食祿於蓋王驩朝暮見驩
夜常與孟夜常與孟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同往滕國而
子相見子相見

言使發明孟子為卿於齊王使之出弔於滕蓋假孟子以為
事也重也然其德也至尊隆不可傾以細事故使蓋大夫

王驩為輔行王驩朝夕繼見反齊滕之路凡所以弔祭之禮
邦交之儀皆未嘗一與驩言焉若是者蓋以王驩非可與言
之人主意為卿是為客卿也使事乃弔祭等事

節解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丑問王驩驩卿之位齊
滕之路不為近矣由齊而滕道路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

也自去而反還之相與日夕未嘗與之言使事敢問何見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孟子

尚何言哉孟子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發明問曰夫子之
於王驩或位之小則勢隔而不足言或道之近則時迫而不
及言今齊卿之位不為小矣特一正一攝之間耳齊滕之路
小為近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夫位不為小則有可言之勢
路不為近是有可言之時今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是何其
宜言而不言也孟子於此有難以顯言者故托詞以答之曰

使事之治無其人則我不得以不言也今於弔祭之禮邦交
之儀司之者有人也司之有人則各務其事各畏其物治之
者有司也夫既有所司以治之則詳審精密必無過舉而奉
以周旋亦無廢事予雖欲與驩言非惟無可言而亦無容言

矣口說不勝夫何疑哉由是觀之孟子之於王驩有正已而

無臣意有重德而無過
禮其得御人之道矣
主意有司之言非指王雖言也
有司可以治雖非王雖亦
不用言矣今姑從衆
或二句大賢之於幸
臣托所納而懲焉
破夫子為卿全大賢之待雖臣也
夫既

章旨孟子自全大賢因門人疑也
厚於葬而詳明厚葬之宜焉

節鮮○孟子自齊葬於魯孟子仕齊喪母而反於齊止於嬴

既葬而轉齊來未
至齊止宿於嬴也充虞請曰子請問曰第前日不知虞之不

肯前日孟子不知我使虞較匠事嚴虞不敢請使我董治棺

虞不教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今既事畢敢請問前

發明時孟子仕於齊適有母之喪故自齊歸葬於魯既而反

才也而經營匠事使虞課章程馬斯時也喪事總上正夫子

願竊有請也蓋多用必至於傷財治喪不宜以過厚未

若以美然矣是充虞徒疑木之太厚而不知其宜厚也主意

木若以美木字兼棺槨言太破過厚大賢詳已所宜而徵諸

美者以孟子棺槨各七寸破過厚大賢詳已所宜而徵諸

節鮮曰古者棺槨無度孟子言上古之時棺槨中古棺七寸

柳稱之至中古禮制已定內有七寸自天子達於庶人天子

之貴下全疾人之賤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送終人子之大事

美必堅厚又遠然後發明故孟子告之曰古者棺槨惟任情

制禮始以七寸為度而厚亦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上下皆

得以及通行若是者非徒為入觀視之美而已蓋欲其堅厚而

心不至有悔焉人子之意主意古者一節破古者三合大賢詳

而著已之所厚焉非直二句大賢言人子葬親之厚不為人而為已也

節鮮不得不可以為悅若法制所不當得無所不可以為悅

法制當得而又無財以為得之為有財既得其制當為也古

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古之人皆用厚葬其親發明古夫

人之禮雖因心而制然亦視法之可否稱家之有無耳苟心雖欲為而法不得為則法伸於分而孝不得伸於親也其可

以為悅乎苟法得為而財無可為則貧安於已而情不得安於親也其可以為悅乎既得之而又富有財古之父母皆用之古

者今之監古人未用吾不敢以必主意不得二節方說破得之

大賢詳已送終之具厚必述君子不自處以薄者見之也

用古人既用吾何為獨不然哉

節鮮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然棺槨欲其厚者為死者於人

心獨無忤乎於人子之心豈不吾聞知君子不以天下險其

親為天下之物君子親之必以親為吾身之自君子親之必

必厚於親也發明夫得之有財而遂用之者目為死者無

死乎否則必抱中天之滅矣故曰盡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

恨乎不自盡則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其親矣吾聞之親

者吾身之本也財者天下之物耳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

誠是故知有其親而不知有其物何有乎徇物以忘其親

義為利而不以利為義又何乎有計利以遺其親知愛吾親

此寧棄其物也惜此物而薄其親君子必爾為不也君子不

為吾豈為之哉是則情所當加則喪具不嫌於過厚恩所當

重則儉親非吾之本心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定論也

之言子何不經之甚耶觀此則孟子喪終之禮真有以立人

子之主意化者暗指孟子母也然後句正意上自盡其吾

極典主意心向愛惜此物所該者廣凡棺槨皆在其中破吾

二句大賢述所聞送終之

厚者正以明已之意也

發明

古夫

古夫

古夫

古夫

古夫

古夫

古夫

古夫

古夫

古夫

古夫

古夫

古夫

古夫

古夫

古夫

古夫

古夫

古夫

古夫

古夫

古夫

私以爵祿而授受者與私以國而發明沈同問於孟子曰燕
授受者何異此燕所以為可伐也國多難果何伐與孟子
子處理而答之曰燕可伐也何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
傳之先君若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今子會以燕而
與人售恩則有之矣然與所不當受也譬如士於此而子悅之不
恩則有之矣然受所不當受也譬如士於此而子悅之不
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
於子則可乎蓋爵祿廢置之權自天子出也私相授受未嘗
求王章也其不可也必矣然則以國私相授受何以異於
爵祿私相授受哉由此觀之子會與所不當與則不道之辜
常刑罔赦也子之受所不當受則無將主意子會二句只言
之罪法所必討也此燕之所以可伐也主意不當與不當受
也且勿斷其有罪也直至未方斷其有罪異於是字指爵
祿言謂以國家私相授受無以異於爵祿私相授受也如此
破沈同以首節大賢因答以臣以隣國之可伐必明其所以
則可乎二句大賢深言王章不可亂者所以罪燕也
節解齊人伐燕沈同歸告齊王言孟子說燕或問之曰勸齊
伐燕有諸或人問孟子會勸齊曰未也孟子言我未沈同問

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而吾應之曰可伐也彼然而伐之
也彼即然之而彼如曰孰可以伐之他設若問我誰則將應
也為伐燕之事彼如曰孰可以伐之我則將告之曰東天討之公今有
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奉行天命者則可以伐之
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亦可以用勿而殺之也與則將
應之曰可吾必將告之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
天吏則可以殺之彼若曰誰人可以殺之我將應之
燕伐燕何為勸之哉燕無道與燕無異是以發明既而齊
勝之因孟子之言也或問之曰夫子勸齊伐燕果有註乎孟
子曰勸齊伐燕吾無是也若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
以其專權借竊也彼遂然吾言而伐之也彼如復問曰孰可
以伐之則將應之曰必為天吏之奉命於天者乃可肅將天
威也否則不免於易暴之非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此殺人
之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蓋以天道甚明人不可獨殺於
彼復問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必為士師之奉法於君
者則可實之于辭也否則不免於擅殺之非是知討罪必於

也為伐燕之事彼如曰孰可以伐之他設若問我誰則將應
也彼即然之而彼如曰孰可以伐之他設若問我誰則將應
也為伐燕之事彼如曰孰可以伐之我則將告之曰東天討之公今有
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奉行天命者則可以伐之
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亦可以用勿而殺之也與則將
應之曰可吾必將告之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
天吏則可以殺之彼若曰誰人可以殺之我將應之
燕伐燕何為勸之哉燕無道與燕無異是以發明既而齊
勝之因孟子之言也或問之曰夫子勸齊伐燕果有註乎孟
子曰勸齊伐燕吾無是也若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
以其專權借竊也彼遂然吾言而伐之也彼如復問曰孰可
以伐之則將應之曰必為天吏之奉命於天者乃可肅將天
威也否則不免於易暴之非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此殺人
之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蓋以天道甚明人不可獨殺於
彼復問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必為士師之奉法於君
者則可實之于辭也否則不免於擅殺之非是知討罪必於

上師則知無道者亦惟有道者可以伐之今燕雖可伐之國而齊非可伐之人以齊伐燕是即以燕伐燕也何為勸之哉

主意之意天吏是問燕以下皆是詳未也二字破齊人伐止

因答言已無勸齊伐燕之事必詳道其所以然焉

章旨燕人畔全齊臣曲說以沮君之慙

節解燕人畔齊伐燕後二年燕人立太王曰吾甚慙於孟

子齊王言我魯不用孟子之言陳賈曰王無患焉

惡是何言也齊王知周公之聖非已所曰周公使管仲監殷

管叔以殷畔陳賈又曰成王封紂子武正庚於殷周公使管

公攝政管叔遂知而使之是不仁也若知管叔將有作亂之

縱管叔以害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而使之監殷是見之不

明仁且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未盡何况吾王乎

賈請見而解之我陳賈請見孟子發明且夫齊欲取燕之時

心及夫取燕之後孟子又告以復兵之策而齊人皆不德焉

及燕人畔王曰吾不用孟子之言以有今日吾於孟子無

慙乎是齊王無以燕之畔而有負愧之心自思與周公孰得

而祖之曰王無以燕之畔而有負愧之心自思與周公孰得

仁智之理齊王不敢自居曰惡是何言也賈請見於孟子為王

公使管叔監殷挾殷以叛或知而使之與則是包藏禍心陷

同氣於惡逆之地不仁也知而使之與則是包藏禍心陷

生

王也破慙也仁智周二句時人即道難全於聖因以無

王也

人也孟子言古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賈問曹

監殷後遂與武庚曰然孟子言曾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

與賈又問周公知管叔之曰不知也孟子言不知然則聖人

且有過與賈言如此則聖人不知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孟子

公為管叔之弟管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之惡而後探先以其兄

過宜矣周公不先探其惡不亦宜乎之惡而後探先以其兄

矣是果何如人耶孟子曰德如周公可以止矣蓋古聖人也

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果有是事唐耶孟子

曰事出不幸理或然也陳賈曰周公知其將畔而加使之與

孟子曰變生不測誠不知也陳賈曰夫然則聖人天聰明之

盡且有不智之過常人固不足為深責也孟子曰周公乃管

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則天親也在他人固當極深選之

公在天親不容有逆探之私是周公之過天理則然也人倫

則然也宜乎不免有是也夫豈常人不宜過而過者所可倫

哉主意周公之過重天破周公第四句聖人所處屈於恩

賢措聖人之過為必不免者原其心而與之也

節鮮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且古者之君子凡有今之君子

過則順之今時為君子者若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

民皆見之古之君子其過失也如日月之昏及其更也人皆

仰之及其改過也如日月之轉明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

從為之辭今時之君子於過也非徒順遂其過且徒發明且

古之君子或有過與則奮發而改之其畢棄外而加不吝之

功也今之君子或有過與則苟安而順之困不知悔而致迷

復之吝也古之君子其過也明白不掩如日月之食人得以

指其失而議其疵孰不見之乎及其更也日新之善照映方

來人得以觀其變而沐其光孰不仰之乎今之君子豈徒順

其過而不烝烝自以亦且為之辭而文以欺人此古之君子

所以卒於無過而今之君子所以陷其身於有過之地也然

則吾子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是

以古之君子事其君而不主意貫末節過字說勿以古之君

以古之君子事其君耶

子為周公今之君子為齊王亦勿以為陳賈言也民皆見之
就君子之過說非承日月也此節只就古今君子言之責賢
意則破齊臣也。古之君止見之大賢論君子之過所以深責
天象莫掩於人心也。王無患止順之時臣當若之過大賢
因有以切責之也。周公之止改之大賢既言聖人不能免
過因言君子能復無過也

章句 孟子致全大賢去國統以答
君而深拒夫徒留行之意焉

節解 孟子致為臣而歸道孟子遠其卿位於齊而歸以
王就

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前日願見之心甚急而又不
可得

得待同朝其甚喜今得與賢者同侍於今又棄寡人而歸
寡人而歸

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不識可以繼續於此

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孟子對之曰既別之後不致請求

期發明孟子為卿於齊庶乎道大行也既而久於齊而道不

日願見夫子而會無期幸而貴然來思寡人得侍於朝
之上鴻漸之儀既親百朋之喜以慰是固夫子之不遺亦寡
人之所遇有時也奈今治然有去志又棄寡人而歸則同朝
之喜又轉為惜別之悲不識自今以往可以無骨絕速而使
寡人得見乎孟子曰君子不期於必達而亦豈肯於終窮且
恐進取之間每制於義命之未能而行止之機或局於短伸
之難定自此以往而以見自請非臣之所敢也然切學壯行
常既於知遇之難樂行憂遠每憶於遭逢之盛從此以往而
重為利見固臣之所願也今主意得待者兼詞也同朝甚喜
日雖行寧無厚望於後乎王意還就齊王言勿作同朝之
臣也不敢請自守之義也固所願也破之圖后見而以誠言以辭
願重欲行道上勿以作愛君也破之圖后見而以誠言以辭
之焉。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前日願見之心甚急而又不
得見之期也。得待同朝一旬特君於大賢必叙其相見之偶而卜其
慰其所懷也。不敢請二句大賢
自言不欲屈已而亦不欲忘君也

節解 他日王請時子曰特子齊臣也他日我欲中國而授孟

子室我欲當一國之中而與孟養弟子以萬鍾養其弟子而

使有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使我國有位之大夫無

而洪子盍為我三之意徒於孟子之前發明是孟子欲去
則之去故他日王謂特子曰國君之養君子則豈不可以衰薄也
我於孟子欲富國之中而授以一室之居於弟子之衆而養
師資自得其人上而大夫下而國人皆得望門而趨是則吾國
效也若是者固為國人之幸亦為寡
人之幸也爾特子盍為我徒意乎
中三句大賢叙已尊
賢之意所以留賢也
主意長室三句只破我

節解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即陳臻孟子弟子也特

而以齊王之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陳子受時子之言以告於孟

子如欲中國受室養弟發明既而特子以王命不可不傳大

子庶師生之言語得盡也陳子以王之命未為不善君之命

不敢不遂遂以之而告於孟子庶其師之去意可留也哉

破之命知利而不知義者也
節解孟子曰然齊王誠有此心也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

夫時子豈知我不如使子欲富如使我有辭十萬而受萬是

可因此而留耶我昔日為卿曾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發明時子曰

欲富乎言誠是也然君子辭受何常惟義是歸夫時子徒知萬鍾之

祿為可受亦惡知我之於齊義不可以苟處哉彼謂予可留

者母乃謂予之欲富也如使子欲富則十萬之祿固已併之

於昔日萬鍾之養乃復受之於此時置多寡於不辨欲富者

如是耶既不欲富則萬主意時子惡知不可處藏有義意但

鍾之祿不可受也明矣註中道不行意且勿用出然下

寡並言分明是因齊王以利誘故設言之自辭十萬句雖以多

節正所以明破陳子以止富示大賢因門人

其不可也
節解季孫曰異哉子叔疑孟子又述季孫之言使已為政不

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使我為政君或不用則亦可

為卿以人亦孰不欲富貴天下之人誰不而獨以富貴之中

有私龍斷焉龍斷是尚壘之斷至高之處而獨於發明昔季

富貴之中而又有私登龍斷之為也

子叔疑有曰異哉子叔疑之為人如已之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鄒是既不得富貴於此而又欲求得富貴於彼夫人孰不欲富貴而獨子叔疑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不亦可鄙之甚耶
主意 獨字就子叔未章三空說破焉○人亦孰不一條決人心之欲而病時人之也

節鮮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易其所無者
孟子釋龍斷之義言以其所有之餘而易其所無之不足
有司者治之耳
官必任之有司之
易其所有之餘而
焉必求龍斷而登之
有貪財之小必求龍斷而登之
以左右望而罔市利
斷之高左望右望有可處有貨來使人要絕以網羅其市利欲獨專也
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
時人皆惡其專利所以從而征商賈之稅
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古人無征後者自此登龍也發明彼所謂龍斷者何也蓋市所以致天下之小人起也
發明
民而聚天下之貨者也古之為市者質賤化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有無得以相濟也于時但治以市官之法而不侮就其所居之貨焉有賤丈夫者必求龍斷而

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欲得此而又取彼也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其貨以抑其專利之心后世緣此遂征商人其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此則尤斷之說也此季孫以之而子叔疑之亦吾儒中之尤斷也一矢其身則天下后世安知無季孫也爾其為我達之時子使時子達之於王可也由孟子之言觀之則君子出處之大機俱見之矣
破
舌之為市一條大之在已受祿之非也
原罔利者有以招禍於己
人皆以為三句大賢章旨
孟子去齊全大賢去國有所寓絕留行者而因解其惑焉
節鮮
孟子去齊宿於晝
孟子道不行而去晝邑
有欲為王留行者
有人欲為齊王
者
留孟子之行者
坐而言不應
隱几而卧
而卧
客坐而言勸孟子
其言焉
其言焉
發明
孟子千里見王庶乎道合則服從也既而曲肱而卧
發明
孟子千里見王庶乎道合則服從也既而晝不忍遽去於此可以見孟子見幾明矣用意忠厚矣特自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其留之意蓋未知所以留之也故孟子不應但隱几而卧偃傲鮮**主意** 宿晝者見其有倦倦腆旁若無人焉所以絕之者至矣

是因其無王命非為其坐也此破孟子去一句大賢去因而
二句串看物見絕之甚也耶破猶不忘君焉。有欲三句
大賢物清之施因夫人也。不應隱一句大
賢默於言而簡於礼其拒時人之意嚴矣

節解客不悅曰弟子齋宿而後敢言留行之客不悅於心曰
至也而後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今夫子睡卧而不
得必有言客不悅曰弟子齋宿而後敢言苟言之而夫子聽
而再發明之則朝夕可以繼見今夫子卧而不聽絕之甚也
請明勿復敢見矣

節解曰坐我明語子孟子言故且暫坐我
昔者魯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昔者魯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乎子思之側昔者魯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則不能安子思昔者魯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之身而留之昔者魯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維持調則不能安其身昔者魯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護之則不能安其身昔者魯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子之留我者為是而我不聽者為非也昔者魯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公之所以得安乎子思者則以子思之側常有入也昔者魯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為愛賢之名而無尊賢之實誠意之內蘊初不假人之道達
而一念慙慙之意將有隔於分而莫通將見情不足以相孚
徒迹不能使之合而賢者不可以虛拘為子思者必將以道
自重超然遠宰而魯之庭無思之迹也泄柳申詳之所以得
安其身者固以繆公之側嘗有人也苟或相無薦賢之美臣
無引類之忠人君之左右初不見維持之方而明揚士類之
俊在於王所者有幾焉將見志不足以相通適以不礼於其
君而君子亦難於苟容泄柳申詳必將以義自裁浩然遠引
而魯之知難榮以禄矣是古人之留行或主意維持調護
使人而達其誠或因人而盡其礼類如此主意
見古人留行一則使人留之一則教君留之皆未嘗出於破
已意也雖物引世柳申詳二子來其歸重子思一健破
昔者魯繆公無四句大賢兩述古人留賢之事所以斥時人
也。昔者魯繆二合大賢於時人必述古人留賢有頃而斥
其非焉

節解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為我長者之慮而不及
長者乎長者絕子乎今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為我慮則不
為先絕子乎發明今日之事果齊王願留之意於子乎托可

節解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為我長者之慮而不及
長者乎長者絕子乎今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為我慮則不
為先絕子乎發明今日之事果齊王願留之意於子乎托可

相留之意而子徒為代接之詞是所以為我謀者誠意不足
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長者也我之固而不應亦
出乎你者友乎爾爾物而平其施焉耳矣豈為我長者先絕
子乎吾子亦可以自悟矣由是觀之君子必自重而後人重
之孟子之於當時分庭抗禮不少段借於人者非過於自重
也重吾道也時人不知於已去而又欲留焉意孟子已去而
可留則吾道亦甲矣惟孟子不
甲吾道所以不終留於時人與
大賢因時人留非命昔其當友求者已也
二句大賢兩語留者以傲惰之失在人而不在已也
章句 孟子去全時人於大賢因
去而致幾聞言而自悟也

節解 ○ 孟子去齊 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
為湯武則是不明也 尹士齊人告人曰不識我王之不可識
其不可然且至則是于澤也 既識我王之不可然且至
而見王不遇故去 千里而來見王與
三宿而後出書是何滯
滯也 士則茲不悅也 經三夜而離豈是何如快心也 發明子

去齊之後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昧
之知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有希窺之心是于
千里而見王不憚間關之勞不遇故去宜有介石之夾乃三
宿而後出書是何滯滯之不果也士以此之故而不足於孟
氏子 主意 士則茲不悅也 還言 破 其去就之迹而致其譏諷之詞
也 重滯滯一 邊言 破 其去就之迹而致其譏諷之詞

節解 高子以告 高子孟子弟子以 曰夫尹士惡知子哉 言尹

士豈知我心 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 輕千里之也而見齊
之所在此 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 王是我心之欲望其
道之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 豈我之不合所以必去予不得已
也 是我無可奈何不得 發明 高子乃述之以告子孟子曰夫尹
千里而見王度乎荷王明之汲而溥井潔之功行南征之志
而轉虛邑之升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
已也蓋惟膏不食而義不可以復留留繫遊 主意 高子以告者
有疾而身不容以苟就升意也非勢也 主意 高子以告者
夫尹士以下則又只承滯滯言之上二節見其行道濟時後
汲之本心下二節見其愛君澤民倦倦之餘意皆出書以

后事而追破夫尹士止已也。大賢斥時人昧在已去就之意

言之也。破因道其去就之情也。千里而二句大賢自發

其仕齊之本心亦所以發時人之本心也。千里而四句

大賢曉時人必言其至齊之本心而去之者非其情也

節解予三宿而出書於予心猶以為速破我經三宿而出書邑

王度幾改之破王其度幾乎聽我前王如改諸則必反子

設若幡然而改則必發明夫三宿出書在尹士固以為需帶

反我於齊未可知也發明矣然大人存心宜過於厚君子論

人當要其終故自我視之猶以為速也蓋王度幾改之竟

是而昨非王如改之則必追予而反之齊之庭猶有我之

矣然則是行也我固破不遇止為速大賢於時人亦以去國

不能以直遂者矣破之情與夫愛國之心也。王如二句

大賢言齊君若能改其過則必留其行焉

節解夫出書而王不予追也破既出書之後而王不予然後浩

然有歸志破然後歸心勇决浩予雖然豈舍王哉破我雖浩然而

王而左右豈舍王由足用為善破是向也齊王天資朴實王如

用予則豈徒齊民安破豈但齊國之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破雖天

大人民之破王度幾改之予日望之破王其度幾而更改其失我

衆皆安也破夫惟其出書而王不予追予以是知王之失於前者也

發明不能更之於後夫然後勉爾隨思不為匏瓜之繫而歸

與王之志始慟乎其不可留也予雖然心若失於去矣而追思

節解予豈若是小丈夫然我豈若此小丈夫之量無所容也諫於其君而不

受諫於君而君不從其諫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

宿哉則怒意悻悻然見於面目不遇而後止哉發明然哉豈若小丈夫

其謀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力以扶持之或面事揆策而君不用

乎忠愛之心哉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為豫之破尹士語止

介觀乎其不可親也又何有乎屬望之意哉破宿哉特人

歷述大賢之迹以致其譏大賢因斥特人之言而致其辨也

節解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尹士聞孟子之言則曰我士

濟時道濟時之本心君子愛君發明賢知賢惟豪傑然後識其豪傑

君子今規孟子去國之餘猶有愛君之意是君子之所為哉非小

章旨孟子去全門人因其師去國而疑有

節解○孟子去齊齊而歸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

問曰夫子似有不悅之色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

不充人前日我虞聞諸孟子有言君子祭天知命上則曰彼

一時也此一時也孟子言前日怨不充是一發明在齊

不合則去充虞於路中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夫感極而

天不充人與天者遊不充人無入而不自得也今不豫之色形於

國之時何今日之宜無入而不自得也今不豫之色形於

誨人濟時之念猶在所謂彼一時也今日不豫者蓋上下不

交吾道亦從而窮矣遭逢不偶世道亦從而否矣此一時也

惡可以前日之所行耶主意彼一時也意者重此一時也

非謂前日不遇之時也自此一時至則可矣破前日虞至未

見其憂世之志也末一節見其樂天之誠也破前日虞至未

一特一句異遇而殊情君子頓應之道也

章句 孟子去齊全大賢去國因門人以辭

節解 孟子去齊居休國而居休地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

祿古之道也 當魯人之爵不受君祿果古之道乎曰非也

孟子言仕不受祿非古之道也於崇善得見王退而有去志

以有言言有所不合既見之不欲變故不受

祿也受而恐何發明孟子去齊居休之地公孫丑問曰祿以

夫子仕齊而不受祿豈古之道乎孟子曰非道也吾之所以

不受齊祿者蓋於崇善得見王陳見困誠而王不然而其信則

吾道不行之機豫矣吾道既阻於見王之初而去志遂歸於

既退之后惟其此志立確不可回則榮祿不可入矣故不

受也其意為之也主意仕而不受祿直指孟子身上說勿

占也吾意為之也主意仕而不受祿直指孟子身上說勿

矣破於崇善四句大賢言已去齊

節解 樂而有師命不可以請

非我志也願欲於此以干祿哉發明舍矣而又於齊者何

也蓋見王之願欲於此以干祿哉發明舍矣而又於齊者何

連無而聞諸侯上戒嚴不可以請雖曰干戈之境非君子

周旋之所然吾道倍頓之身不死於齊者實不得已也而

亂與不可死也則辭上父居於齊者實不得已也而

初心不如此也則辭上父居於齊者實不得已也而

齊者辨也辭受去執各當其可者孟子一人而已彼有

